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九至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錄監生臣藍嘉璐

謄錄監生臣黄奕遐

謄錄監生臣欽際隆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九

釋道部三

道上

長年長心長德管子公曰請問為身對曰道血氣以求｜｜｜｜｜｜此為身也掃除不潔管子虛其欲神將入舍｜｜｜｜神乃留處養生管子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既知行情乃知知

｜｜節欲管子｜｜之道萬物不害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管子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不蚤為圖生將巽舍｜｜｜｜｜｜｜｜｜｜節適之齊彼將自至不和不生管子

丨丨丨丨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微不醜平正擅胸論治在心此以長壽萬物之母老子無名天地之始有名丨丨丨丨虛心實腹弱志強骨老子是以聖人之治丨其丨丨其丨丨其丨丨其丨常使民無知無欲象帝之先老子吾不知誰之子丨丨丨丨橐籥老子天地之間其猶丨丨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守中老子多言數窮不如丨丨谷神老子丨丨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天地根上見不自生故能長生老子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丨丨丨丨丨丨丨載營魄抱一老子丨丨丨丨丨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能嬰兒上見天門開闔老子丨丨丨丨能為雌注天門謂鼻孔開謂喘息闔謂呼吸也夷希微老子視之不見曰丨聽之不聞曰丨摶之不得曰丨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致虛極守靜篤老子丨丨丨丨丨丨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歸根復命老子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丨丨曰靜靜曰復命丨丨曰常知常曰明見素抱朴老子丨丨丨丨少私寡欲未孩老子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丨丨食母老子我獨異於人而貴丨丨恍忽窈冥老子道之為物唯恍唯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丨兮丨兮其中有物丨兮丨兮其中有精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老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道法自然老子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丨丨丨丨善閉老子丨丨無關楗而不可開注善以道閉情欲守精神不如門戶有關楗可得開安平太老子往而不害丨丨丨注治身不害神明則身安而大壽也無名之樸老子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丨丨丨丨

下士大笑

老子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丨丨聞道丨丨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知子守母

老子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知其母復知其子既丨其丨復丨其丨沒身不殆

塞其兌閉其門

老子丨丨丨丨丨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骨弱筋柔而握固

老子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丨丨丨丨丨

長生久視

老子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丨丨丨丨之道注國身同也母道也人能保身中之道使精氣不勞五神不苦則可以長久

三氣

子華子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丨丨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元元元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真剖割通三而為一離之而為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兩兩而三之數登於九而究矣

三三六六

子華子上決而成天下決而成地既已決也命

之曰中決必有所合也命之曰和中和元同萬物化生夫是之謂丨丨丨丨

坎離獨斡乎中

氣

子華子上赤之象其宮成離下黑之象其宮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乎其間故也中名未立兩端不形是以丨丨丨丨丨丨丨中天地而立生生萬物新新而不窮

風輪水樞

子華子是以棲三陰之正氣於丨丨其專精之名曰太元棲三陽之正氣於丨丨其專精之名曰太一

神之舍

子華子古之知道者務全其生務全其生者不亡其所有也不亡其所有者道之守也道之守者丨丨丨也

太初

中氣

子華子元者丨丨之丨丨也天地得之運乎無窮后土得之溥博無疆人之有元百骸統焉

精

氣以三成

子華子天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其在人呼則出也吸則入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謂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也凡丨丨丨丨三者成數矣宓犧軒轅所柄以計者也赫胥

大庭惝怳而有所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也

渾淪鴻濛 子華子｜｜｜｜道之所以為宗也

空洞 子華子大道有源其源甚真名曰｜｜空洞無有是生三元三元之功同立於元縱而守之是謂三極衡而施之是謂三紀上下貫焉是謂三才一之所成萬紀以生一之所綱萬有以藏是故空者無不備之謂也洞者無不容之謂也

三元 上見

太一天一帝一 子華子萬物元同孰是而孰非孰知其初孰知其終吾無得其所以然也命之曰一一者衆有之宗也道得之謂之｜｜天得之謂之｜｜帝得之謂之｜｜

太易太初太始太素 列子有｜｜有｜｜有｜｜有｜｜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

無為之職 列子有生者有

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丨丨丨丨也

藐姑射神人 列子丨丨丨之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丨丨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偎不愛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原慤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大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仙聖為臣 見上

乘風而歸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丨丨丨丨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殻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乎

心凝形釋骨肉都融 見上

潛

行不空蹈火不熱列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純氣之守見上其天守全其神無郤列子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物奚自入焉揮斥八極列子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丨丨丨丨神氣不變處石入火列子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烟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丨丨奚道而丨丨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無

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

游金石蹈水火上見

瑤池西王母列子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

冬起雷夏造冰列子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憣校四時｜｜｜｜｜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學幻上見

仙

聖之種飛相往來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丨丨丨丨一日一夕丨丨丨丨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六萬歲一交五山始峙見上乘雲氣御飛龍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氷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丨丨丨丨丨丨而游乎四海之外肌膚冰雪見上泠然善

丨莊子夫列子御風而行丨丨也旬有五日而後反

陶鑄堯舜 莊子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丨丨丨丨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道樞 莊子彼是莫得其偶謂之丨丨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環中 見上

葆光 莊子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丨丨

真宰 莊子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丨丨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真君 莊子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丨丨存焉

騎日月 莊子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丨丨丨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參萬歲而一成純 莊子衆人役役聖人愚芚丨丨丨丨丨丨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天倪 莊子何謂和之以丨丨曰是不是然不然

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
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

寥天一 莊子安排而去化乃入於｜｜｜注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為一

虛室生白吉祥

止止 莊子瞻彼闋者｜｜｜｜｜｜｜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

鬼神來舍 見上

入水不濡入火不熱 莊子若然者登高不慄｜｜｜｜｜｜｜｜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其息深深 見上

息踵 見上

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 莊子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莊子｜｜｜｜｜｜

丨丨丨丨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西王母坐乎少廣

莊子丨丨丨得之丨丨丨丨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登天遊霧

莊子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丨丨丨丨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丨

鼇萬物

莊子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謂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丨丨丨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刻雕衆形

見上

廣成子千二百歲

莊子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丨丨丨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

又奚足以語至道黄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静形將自正必静必清無勞汝形無揺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内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矣吾形未嘗衰黄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

地為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抱神以靜見上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見上守一處和見上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見上解心釋神莊子|||莫然無魂上僊莊子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乘彼白雲至於帝鄉明白入素無為復朴莊子夫|||||||||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莊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

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興人則人莫不興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采真之遊 莊子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丨丨丨丨

吐故納新熊經鳥申 莊子吹呴呼吸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道引 見上

守神 莊子純素之道惟神是丨守而勿失與丨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

以恬養知以知養恬 莊子古之治道者丨丨丨丨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丨丨丨丨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矣

棄事遺生 莊子丨丨則形不勞丨丨丨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

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鞭後 莊子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遊於物之初 莊子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丨丨丨丨

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 莊子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以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豪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內揵外揵 莊子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丨丨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丨丨

衛生之經 莊子老子曰丨丨丨丨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嘷而嗌不嗄

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挽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兒子見上嗌不嗄手

不挽目不瞚見上發天光莊子宇泰定者丨乎丨丨天均莊子萬物皆種也以不同

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丨丨鬼入天成莊子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

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丨丨丨七年而丨丨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

大妙毋易天生毋散天樸鶡冠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自若則清動之則濁神不

淫於外韓非子上德不德言其丨丨丨丨丨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外景內景

荀子故濁明丨丨清明丨丨丨禁重呂氏春秋黃帝言曰聲丨丨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

精氣之集必有入呂氏春秋丨丨丨丨丨也丨丨丨丨也集於羽鳥與為飛揚集於走獸與為流

行集於珠玉與為精朗集於樹木與為茂長集於聖人與為叡朗

齊其大寶

呂氏春秋凡事之本必先治身丨丨丨丨用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真人

電為鞭策雷為車輪上游霄霓下出無垠

淮南子令雨師灑道風伯埽塵丨以丨丨丨丨以丨丨丨丨丨於丨丨之野丨丨於丨丨之門

抱德煬和

淮南子古之真人立於天地之本中至優游丨丨丨丨而萬物雜累焉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

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織女

淮南子若夫真人則動溶於至虛而游於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圄馳於方外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

太帝之居

淮南子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掘崑崙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

有木禾其脩五尋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凉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赤水出其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於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

疏圃懸圃 見上

奔月 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

鳧浴蝯躩鴟視虎顧 淮南子真人之所游若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

經鳥申｜｜｜｜｜｜｜｜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為春則是合而生時於心也

與物為春見上

幻化之事九百有餘抱朴子若道術不可學得其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蟲蛇合聚魚鼈三十六石立化為水消玉為粘漬金為漿入淵不沒就刃不傷｜｜｜｜｜｜｜｜按而行之無不皆效何為獨不肯信仙之可得乎

風駟雲軒抱朴子仙人蹈炎飆而不灼躡元波而輕步鼓翮清塵｜｜｜｜仰凌紫極俯棲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

龜息抱朴子仙家象｜之｜

與天相畢延壽無極抱朴子仙經曰服丹守一｜｜｜｜還精胎息｜｜｜｜｜此皆至道要言也

召神劾鬼抱朴子又神仙集中有｜｜｜｜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俗人聞之皆為虛文

天仙地仙尸解仙抱朴子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

虛謂之丨丨中士遊於名山謂之丨丨下士先死後蛻謂之丨丨丨

咽九華咀六氣 抱朴子丨

丨丨於雲端丨丨於丹霞

還丹金液 抱朴子余考覽養性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丨丨丨丨為大要者焉

九丹 抱朴子丨丨之要非凡人所當聞見也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元黃用雄黃水礬石水一鉢作汞戎鹽鹵鹹礬石牡蠣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數十觔以六一泥封之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日仙又以元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須臾成黃金又以二百四十銖合水銀百觔火之亦成黃金金成者藥成也金不成更封藥而火之日數如前無不成也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仙也行度水火以此丹塗足可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蟲皆即消壞百病皆愈也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之一刀圭百日仙也以與六畜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仙人玉女山川鬼神皆來侍之

見如人形第四之丹名曰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鳥鳳凰翔覆其上玉女至傍以一刀圭合水銀一觔火之立成黃金以此丹塗錢物用之即日皆還以此丹書凡人目上百鬼走避第五之丹名餌丹服之三十日仙也鬼神來侍玉女至前第六之丹名鍊丹服之十日仙也又以汞合火之亦成黃金第七之丹名柔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缺盆汁和服之九十老翁亦能有子與金公合火之即成黃金第八之丹名伏丹服之即日仙也又辟盜賊虎狼第九之丹名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仙童仙女來侍飛行輕舉不用羽翼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仙不在悉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則去欲且止人間亦任意皆能出入無間不可得而害之矣

丹華見上神丹柔丹寒丹見上宕人水居梁母火化抱朴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子伯耐至熱仲都堪酷寒

正機平衡飛龜授袟抱朴子靈寶經

有｜｜｜｜｜｜｜｜｜凡三篇皆仙術也紫文金簡抱朴子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仲尼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禹將仙化封之石函見上顧影含歡漱流忘味抱朴子是以好色不可諫甘旨可忘憂而昔有絕穀棄美不畜妻妾超然獨往悟言得意｜｜｜｜｜｜｜者又難勝記也石熟如芋子抱朴子又有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子中以水煮亦立｜｜｜｜可食以當穀也黃裳子抱朴子或思脾中神名名｜｜｜但合口食內氣乘龍駕虎簫鼓嘈嘈抱朴子侍從暐曄力士甲卒｜｜｜｜｜｜｜鹿盧蹻抱朴子若能乘

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蹻道有三法一曰龍蹻二曰虎蹻三曰丨丨丨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則以一時思之若晝夜十二時思之則可以一日一夕行萬二千里

龍虎蹻見上

謫守天厨

抱朴子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丨丨丨三年

流霞一杯

抱朴子河東蒲坂有項曼都者與一子入山學仙十年而歸家家人問其故曼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來迎我共乘龍而昇天良久低頭視地杳杳冥冥上未有所至而去地已絕遠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其脊上危怖嶮巇及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真貴處也仙人但以丨丨丨丨與我飲之輒不飢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令當更自修積乃可得更復矣

眼有方瞳耳出長頂

抱朴子若令吾丨丨丨丨丨丨丨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凌流電而造倒景子又將安得而詰我設令見我

人將呼為天神地祇異類之
物豈謂我為學之所致哉

咀吸寶華

抱朴子爾乃｜｜｜｜浴神太
清外除五曜內守九精堅玉鑰於命門結北極於黃庭
引三景於則堂飛元始以鍊形味靈液於金梁長驅白
而留青凝澄泉於丹田引沈珠於五城瑤鼎俯爨藻禽
仰鳴瑰華擢穎天鹿吐瓊懷重規於絳宮潛九光於洞
房宴雲蒼欝而連天長谷湛而交經履
躡乾兌召呼六丁坐卧紫房咀吸金英

履躡乾兌召呼六丁上見二山

抱朴子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不
審此山為何所在願垂告悟以祛其惑抱
朴子曰有之非華霍也非嵩岱也夫大元之山難知易
求不天不地不沈不浮絕險緜邈崔嵬崎嶇和氣絪緼
神意並遊玉井泓邃灌溉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留離
坎列位元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寶皆殊金玉嵯峨醴泉
出阿還年之士挹其清流子能脩之松喬可儔此一山
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元氣飄飄玉液霏霏金池紫房

在乎其隈愚人妄狂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之不衰採服黄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所秘子精思之

六甲行厨至

抱朴子淳漆不沾者服之則令人通神長生餌之法或以大無腸公子十枚投其中或以雲母水或以玉水合服之九蟲悉下惡血從鼻去一年｜｜｜｜也

毛女

抱朴子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人見之欲逐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逮及於是乃密伺候其所在合圍得之乃是婦人問之言我本是秦之宫人也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宫室燒燔驚走入山飢無所食垂餓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實當時苦澀後稍便之遂便不飢不渴冬不寒夏不熱計此女定是秦王子嬰宫人至成帝之世三百許歲乃將歸以穀食之初聞穀臭嘔吐累日乃安如是二年許身毛乃脫落轉老而死向使不爲人所得便成仙人矣

入海求仙

史記秦始皇紀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

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

三神山上見羨門高誓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人

不死之藥史記秦始皇紀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

形解銷化史記封禪書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無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仙道｜｜｜｜依於鬼神之事

金銀宮闕望之如雲史記封禪書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黄｜｜｜｜為｜｜未至｜｜｜｜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

却老方史記封禪書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見

上丹沙化為黃金史記封禪書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丨丨可丨丨丨丨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

食巨棗大如瓜史記封禪書安期生丨丨丨丨

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史記封禪書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丨丨丨夜丨丨丨丨丨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

老父欲見巨公史記封禪書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丨丨丨丨丨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

好樓居史記封禪書仙人丨丨丨

殊廷史記封禪書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祠蓬萊之屬冀至丨丨焉

石閭史記封禪書丨丨者在太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

仙人之閭也

無為自化清靜自正 史記老子傳李耳｜｜｜｜｜｜｜

本師

河上丈人 史記樂毅傳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號曰｜｜｜｜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陽子織阿 史記司馬相如傳｜｜驂乘｜｜為御注漢書音義曰陽子仙人陽陵子織阿月御也

偓佺 史記司馬相如傳｜｜之倫暴於南榮注索隱曰韋昭云古仙人姓偓列仙傳云槐里採藥父也食松形體生毛數寸方眼能行遠走馬也

靈圉 史記司馬相如傳｜｜燕於閒觀注郭璞曰靈圉淳圉仙人名也索隱曰張揖云靈圉衆仙號淮南子云騎飛龍從靈圉是也

淳圉 見上

青琴 史記司馬相如傳｜｜宓妃之徒注索隱曰伏儼曰青琴古神女也

玉女 史記司馬相如傳載｜｜而與之歸注正義曰

張云玉女青要乘弋等也

噍咀芝英史記司馬相如傳｜｜｜｜兮嘰瓊華

芝成宮闕史記淮南王安傳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注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駰按薛綜曰振子童男女

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見上

獻令名男子振女見上

枕中洪寶苑秘方漢書郊祀志大夫劉更生獻淮南｜｜｜｜之｜令尚方鑄作事不驗更生坐論

不終漢書郊祀志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

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

倒景見上

耕耘五德見上

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見上

穀仙漢書郊祀志又種五粱禾於殿中各順色置其方面先鬻鶴髓毒冒犀玉二十餘物漬種計粟斛成一金言此黃帝｜｜之術也按此王莽事

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漢書藝文志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而無怵惕於胸中

練臓適神漢書王吉傳吸新吐故以｜｜專意積精以｜｜

丨赤精子 漢書李尋傳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丨丨丨下教我此道

祠老子用郊天樂 後漢書祭祀志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丨丨丨九年親祠老子于濯龍文罽為壇飾淳金釦器設華蓋之坐丨丨丨丨也

託身於月 後漢書天文志注張衡靈憲曰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其大昌姮娥遂丨丨丨丨是為蟾蠩

合金沙臼 後漢書郡國志注荊州記曰縣東四十里有大山山有三石室室中有石牀石臼父老相傳昔有道士學仙此室即丨丨丨之丨

太平清領書 後漢書襄楷傳初順帝時瑯琊宮崇詣闕上其師干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卷曰號

丨丨丨丨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

能作五里霧 後漢書張楷傳性好道術丨丨丨丨丨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為三里霧 方回支父 後漢書周磐傳丨丨丨丨嗇神養和不呂榮利滑其生術

毀壞房祀剪理姦巫 後漢書欒巴傳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丨丨丨丨丨丨丨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

葉君 後漢書王喬傳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網張之但得一隻舄焉乃詔上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來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

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

雙鳧見上 **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見上 **天下玉棺**見上 **五禽之戲** 後漢書華陀傳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陀學普依準陀療多所全濟陀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揺則穀氣得消血脉流通病不能生譬户樞終不朽也是曰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曰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丨丨丨丨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蹏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壺中老翁 後漢書費長房傳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

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

摩挲銅人 後漢書薊子訓傳時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

青牛師 後漢書甘始傳甘始東郭延年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嗇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為操所錄問其術而行之君達號｜｜｜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

山圖 後漢書西南夷傳莋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莋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所居焉

投數萬斤金於海 魏志華佗傳注辨道論曰甘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

養性服食 晉書

嵇康傳常修丨丨丨丨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

神仙稟之自然見上

石室素書晉書嵇康傳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為石又於丨丨中見一卷丨丨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

石髓見上

棲心絕穀晉書郗愔傳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並有邁世之風俱丨丨丨丨修黃老之術

葛仙公晉書葛洪傳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元吳時學道得仙號曰丨丨丨以其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元元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

內學見上

煉丹祈壽晉書葛洪傳以年老欲丨丨丨以丨遐丨聞交阯出丹求為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

山煉丹天師道晉書何充傳于時郗愔及弟曇奉｜｜｜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一氣千息晉書許邁傳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桓山餌朮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為樂常服氣｜｜｜餘｜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元字遠游與婦書告别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元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為之傳述靈異之迹甚多不可詳記元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登巖茹芝見上金堂玉室仙人芝草見上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晉書殷仲堪傳能清言善屬文每云

煮白石晉書鮑靚傳為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

白羽扇畫水而渡晉書吳猛傳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觀者異之

服細石子晉書單道開傳常衣麤褐或贈以繒服皆不著不畏寒暑晝夜不卧恒｜｜｜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

如蟬蛻晉書單道開傳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於山舍勑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耳

五斗米道晉書孫恩傳恩字靈秀瑯琊人孫秀之族也世奉｜｜｜｜恩叔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祕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

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為神效往往如此

破魚得瓜刀見上

見西王母

謁東君交赤松及羨門宋書樂志駕虹蜺乘赤雲登彼九疑歷王門濟天漢至崑崙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受要祕道愛精神食芝英飲醴泉拄杖桂枝佩秋蘭絕人事游渾元若疾風游欻飄飄景未移行數千壽如南山不忘愆

食芝英飲醴泉拄杖桂枝佩秋蘭

絕人事游渾元見上

參駕六龍游戲雲端宋書樂志淮南八公要道不煩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乘白馬西行宋書劉懷慎傳亮在梁州忽服食修道欲至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道胤令合仙藥藥成而未出火毒亮取井華水服心動如刺中間便絕後人逢見丨丨丨將數十人出關丨丨共語分明此乃道家所謂尸解者也按亮劉亮

手自書章宋書羊欣傳素好黄老常丨丨

｜｜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

飲符水見上

柱下經二濠上篇七宋書謝靈運傳哲人不存懷抱誰質糟粕猶在啓縢剖袠見｜｜之｜｜覩｜｜｜之｜｜｜承未散之全樸救已殘於道術

雲飛天居風行水息宋書顧愷之傳神仙所序顯明修習齊彊燕平厥驗未著李覃董芬其效安在喬松之侶｜｜｜｜｜夷列之徒｜｜｜｜良由理數懸挺實乃鍾茲景命

乘黃鵠齊書州郡志夏口城據黃鵠磯世傳仙人子安｜｜｜過此上也

若士神中琴高道外齊書張融傳｜｜｜｜｜｜｜袖輕羽以衣風逸元裾於雲帶筵秋月於源潮帳春霞於秀瀨矖蓬萊之靈岫望方壺之妙闕樹過日以飛柯嶺回峯以蹴月

事黃老道解陰陽書齊書顧歡傳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戸山鳥集其掌取食｜｜｜｜｜｜｜｜為數術多效驗

質而精實而抑簡

而幽 齊書顧歡傳佛教文而博道教｜｜｜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

山 ｜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

中養鼠 齊書杜京產傳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數十頭呼來即來遣去便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

蘇生騎龍處靜駕鹿 梁書張纘傳至於殊庭之客帝鄉之賢神奔鬼化吐吸雲烟玉笥登之而卻老金人植杖以導泉｜｜｜｜而出入｜｜｜｜以周旋配北燭之神女偶南榮之偓佺時髣髴

北燭神女 見其遙見亦往往而有焉

上仰青雲覩白日

不覺為遠 梁書陶弘景傳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矣

三茅君 梁書陶弘景傳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

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丨丨丨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

太山錄事 南史沈僧昭傳僧昭另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常以甲子及甲午日夜著黃巾衣褐醮於私室時記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為丨丨丨丨幽司中有所收錄必僧昭署名中年為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為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餘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又甞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復謂人曰吾昔為幽司所使實為煩碎今已自解乃開匣出黃紙書上有一大字字不可識曰教分判如此

呪蛙 見上

聞虎嘯知有邊事 見上

勝意作此州 南史齊始興王鑑傳自晉以來益州刺史皆以良將為之宋太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劉亮為刺史齊前

石榴樹陵冬生華宄以問碩碩曰此謂狂華宋諸劉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終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丨丨來丨丨丨冀爾時蜀土平碩始康人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卧而死後人見碩在荆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永明二年武帝不復用諸將為益州始以鑑為益州刺史督益寧二州軍事加鼓吹一部勝憙反語為始興碩言於此乃驗

散髪黃衣南史梁宗室昂傳徽為瑯琊彭城二郡太守時有女子年二十許丨丨丨丨在武窟山石室中無所修行惟不甚食或出人間時飲少酒鵞卵一兩枚人呼為聖姑就求子往往有效造者充滿山谷昂呼問無所對以為妖惑鞭之二十創即差失所在

印樹樹枯南史顧歡傳歡好黃老通解陰陽書為數術多效驗弟子鮑靈綬門前有一株樹大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歡丨丨丨即丨死

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南史鄧郁傳少

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梁武帝敬信殊篤為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著絳紫羅繡袿襹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艷桃李質勝瓊瑤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逊近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內唯聞香氣世未嘗有

魏夫人上見**青鳥既來期會至矣**上見

飛丹 南史陶弘景傳弘景既得神符祕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

色如霜雪上見

一眼時方 南史陶弘景傳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有｜而｜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九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

釋道部四

道下

家人筐篋中物　魏書崔浩傳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説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文書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不可揚於王庭也

神中録圖新經　魏書崔浩傳既得歸第因欲修服食養性之術而冦謙之有｜｜｜｜｜｜浩因師之

餐玉法　魏書李子預傳歴秘書令齊郡王友出為征西大將軍長史帶馮翊太守

積數年府解罷郡遂居長安每羨古人｜｜之｜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稍得麤黑者亦簏盛以還而至家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為屑日服食之餘多惠人

神王之宗

飛仙之主 魏書釋老志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為｜｜｜｜下在紫微為｜｜｜｜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無常授軒轅於峩嵋教帝嚳於牧德大禹聞長生之訣尹喜受道德之旨至於丹書紫字昇元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如此之文不可勝紀其為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

丹書紫字昇元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 見上

天官章本 魏書釋老志及張陵受道於鵠鳴因傳｜｜｜｜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祠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府百二十官一

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刼數頗類佛經其延康龍漢赤明開皇之屬皆其名也及其刼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有禁祕非其徒也不得輒覩至於化金銷玉行符勑水奇方妙術萬等千術上云羽化飛天次稱消災滅禍故好異者往往而尊事之

化金銷玉行符勑水 見上

仙人博士 魏書釋老志太祖好老子之言誦詠不倦天興中儀曹郎董謐因獻服食仙經數十篇於是置｜｜｜｜立仙坊煮鍊百藥封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試服之非其本心多死無驗太祖猶將修焉太醫周澹苦其煎採之役欲廢其事乃陰令妻貨仙人博士張曜妾得曜隱罪曜懼死因請辟穀太祖許之給曜資用為造靜堂於苑中給灑掃民二家而鍊藥之官仍為不息久之太祖意少懈乃止

未便得仙政可為帝王師 魏書釋老志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南雍州刺史讚之弟自云寇恂之十三世孫早好仙道有絕俗之心少修

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無效幽誠上達有仙人成公興不知何許人至謙之從母家傭賃謙之嘗覲其姨見興形貌甚強力作不倦請回賃興代己使役乃將還令其開舍南辣田謙之樹下坐算興懇一發致勤時來看算謙之謂曰汝但力作何為看此二三日後復來看之如此不已後謙之算七曜有所不了惘然自失興謂謙之曰先生何為不懌謙之曰我學算累年而近算周髀不合以此自愧且非汝所知何勞問也興曰先生試隨興語布之俄然便決謙之歎伏不測興之深淺請師事之興固辭不肯但求謙之為弟子未幾謂謙之曰先生有意學道豈能與興隱遁謙之欣然從之興乃令謙之絜齋三日共入華山令謙之居一石室自出採藥還與謙之食藥不復饑乃將謙之入嵩山有三重石室令謙之住第二重歷年興謂謙之曰興出後當有人將藥來但得食之莫為疑怪尋有人將藥而至皆是毒蟲臭惡之物謙之大懼出走興還問狀謙之具對興歎息曰先

生||||||||||耳興事謙之七年而謂之曰興不得久留明日中應去興亡後先生幸為沐浴自當有人見迎興乃入第三重石室而卒謙之躬自沐浴明日中有叩石室者謙之出視見兩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鉢及錫杖謙之引入至興尸所興欻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而去先是有京兆霸城人王胡兒其叔父亡頗有靈異曾將胡兒至嵩高別嶺同行觀望見金室玉堂有一館尤珍麗空而無人題曰成公興之館胡兒怪而問之其叔父曰此是仙人成公興館坐失火燒七間屋被謫為寇謙之作弟子七年始知謙之精誠遠通興乃仙者謫滿而去

仙人成公興館 上見

雲中音誦新科之誡 魏書釋老志謙之守志嵩岳精專不懈以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忽遇大神乘雲駕龍道從百靈仙人玉女左右侍衛集止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往辛亥年嵩岳鎮靈集仙宮主表天曹稱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誠修善之人

無所師授嵩岳道士上谷寇謙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軌範首處師位吾故來觀汝授汝天師之位賜汝｜｜｜｜｜｜｜｜二十卷號曰並進言吾此經誡自天地開闢以來不傳於世今運數應出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豈有斯事專以禮度為首而加之以服食閉練使王九疑人長客之等十二人授謙之服氣導引口訣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殊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

牧土宮王　魏書釋老志泰常八年十月戊戌有牧土師李譜文來臨嵩岳云老君之元孫昔居代郡桑乾以漢武之世得道為｜｜｜｜領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萬里有奇蓋歷術一章之數也其中為方萬里者有三百六十萬遣弟子宣教云嵩岳所統廣漢平土萬萬里以授謙之作誥曰吾處天宮敷演真法處汝道年二十二歲除十年為竟蒙其餘十二年教化雖無大功且有百授之勞今賜汝遷入內宮太

真太寶九州真真師治鬼師治民師繼天師四錄修勤不懈依勞復遷賜汝天中三真太文錄効召百神以授弟子文錄有五等一曰陰陽太官二曰正府真官三曰正房真官四曰宿宮散官五曰並進錄主壇位禮拜衣冠儀式各有差品凡六十餘卷號曰錄圖真經付汝奉持輔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宮靜論之法能興造克就則起真仙矣又地上生民末刧垂及其中行教甚難但令男女立壇宇朝夕禮拜若家有嚴君功及上世其中能修身練藥學長生之術即為真君種民藥別授方銷練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皆有決要上師李君手筆有數篇其餘皆正真書曹趙道覆所書古文鳥迹篆隸雜體辭義約辯婉而成章夫自與世禮相準擇賢推德信者為先勤者次之又言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宮宮有一主最高者無極至尊次曰大至真尊次天覆地載陰陽真尊次洪正真尊姓趙名道隱以殷時得道牧土之師也牧土之來赤松王喬之倫及韓終張安

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為翼從牧土命謙之為子與羣仙結為徒友幽冥之事世所不了謙之具問一一告焉

嵩岳所統廣漢平土萬萬里授謙之

見上

恒岳仙人

北齊書由吾道榮傳晉陽人其大明法術乃尋是人為其家庸力無識之者久乃訪知其人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歷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是人謂道榮云我本|||||有少罪過為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鄉宜送我至汾水及河值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

開心符

北齊書吳遵世傳少學易入恒山從隱居道士遊處數年忽見一老翁謂之云授君|||遵世跪取吞之遂明占候後出遊京洛以易筮知名

金科玉篆秘蹟元文

周書武帝紀詔曰至道弘深混

戒無際體包空有理極幽元但岐路旣分派源愈遠淳離朴散形氣始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畧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舊矣不有會歸爭驅靡息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微言先賢典訓|||||||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玩培塿者識嵩岱之崇㞳守磧礫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

天書

隋書經籍志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冲虛凝遠莫知其極所以說天地淪壞刼數終盡畧與佛經同已而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秘道謂之開刼度人然其開刼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眞皇人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受世人莫之豫也所說之經亦稟元一之氣自然而有非所造爲亦與天尊常在不滅天地不壞則蘊而莫傳刼運若開其文自見

凡八字盡道體之奥謂之丨丨方一丈八角垂**授道者**
芒光輝照爓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視

經四十九年始得授人隋書經籍志天尊之開刼也乃命天真皇人改囀天音而辯析之自天真以下至於諸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然以天尊經歷年載始一開刼受法之人得而寶秘亦有年限方始傳授上品則年久下品則年近故今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推其大旨蓋亦歸於仁愛清靜積而修習漸致長生自然神化或白日登仙與道合體

剖環隋書經籍志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受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受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受者必先潔齋然後齋金環一并諸贄幣以見於師師受其贄以籙授之仍丨金丨各持其半云以為約弟子得籙緘而佩之其潔齋之法有黄籙玉籙金籙塗炭等齋為壇三成每成皆置

縣絙以為限域傍各開門皆有法象齋者亦有人數之限以次入於縣絙之中魚貫面縛陳說愆咎告白神祇晝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其齋數之外有人者並在縣絙之外謂之齋客但拜謝而已不面縛焉而又有諸消災度厄之法依陰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書之如章表之儀幷具贄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請為除厄謂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酒脯餅餌幣物歷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為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之為醮又以木為印刻星辰日月於其上吸氣執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又能登刃入火而焚勑之使刃不能割火不能熱而又有諸服餌辟穀金丹玉漿雲英蠲除滓穢之法不可殫記云自上古黃帝帝嚳夏禹之儔並遇神人咸受道籙年代既遠經史無聞焉

上章 見上

漢時道流無上天官符籙之事 隋書經籍志推尋事迹丨丨諸子丨丨書之丨丨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羨處冲虛而已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丨其黃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故言陶弘景者隱於句容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筭修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符籙武帝素與之遊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獻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隱訣以證古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則能長生與天地永畢帝令弘景試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絶藥物不精故也帝以為然敬之尤甚

道月隋書李士謙傳客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丨丨也儒五星也

跨石梁而去隋書徐則傳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元齊物深明義味曉達法門悅性冲元怡神虛白餐松餌术棲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實江淮籍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

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愈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竚望披雲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晉王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虛確居宗冲元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餐松餌术棲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乎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怛化猶愴於懷喪事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槨餘衣詎

籍墳壟但杖錫猶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
葬是時自江都至於天台在道乡見則徒步云得放還
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遣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
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不知所之須臾
屍柩至方知其靈化時年
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

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見上

全眞舊唐書高祖紀且老氏垂化本實冲虛
養志無爲遺情物外｜｜守一是謂元
門驅馳世務

神仙不煩妄求舊唐書太宗紀十二月壬
午上謂侍臣曰神仙事本
尤乖宗旨
虛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愛好遂爲方士所詐乃遣
童男女數千人隨徐福入海求仙藥方士避秦苛虐因
留不歸始皇猶海側踟躕以待之還至沙邱而死漢武
帝爲求仙乃將女嫁道術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據此
二事｜｜｜｜｜｜｜｜也

女冠舊唐書則天皇后紀夏四月令釋教
在道法之上僧尼處道士｜｜之前

尹喜故宅 舊唐書明皇紀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元元皇帝降見於丹鳳門之通衢告賜靈符在丨丨之丨丨上遣使就函谷故關尹喜臺西發得之乃置元元廟於大寧坊

置博士助教 舊唐書明皇紀莊子號為南華真人文子號為通元真人列子號為冲虛真人庚桑子號為洞虛真人其四子著書改為真經崇元學丨丨丨各一員學生一百人

賜名摘盈 舊唐書明皇紀玉真公主先為女道士讓號及實封丨丨丨

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 舊唐書憲宗紀八月乙巳朔乙亥上顧謂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說出於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為本老子指歸與經無異後代好怪之流假託老子神仙之說故秦始皇遣方士載童女入海求仙漢武帝嫁女於方士求不死藥二主受惑卒無所得文皇帝服胡僧長生藥遂致暴疾不救古詩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誠哉是言也君人者

但務求理四海樂推社稷延永自然長年也上深然之

金籙道場舊唐書武宗紀帝在藩時頗好道術修攝之事是秋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於三殿修丨丨丨丨帝幸三殿於九天壇親受法籙右拾遺王哲上疏言王業之初不宜崇信過當疏奏不省

兩卷老子一軀天尊舊唐書辛替否傳臣聞出家修道者不預人事專清其身心以虛泊為高以無為為妙依丨丨丨丨視丨丨丨丨無欲無營不損不害

莫知甲子舊唐書張果傳有邢和璞者善算人而知天壽善惡元宗令算果則懵然丨丨其丨丨

飲堇汁舊唐書張果傳元宗謂力士曰吾聞丨丨丨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使堇汁飲果果乃引飲三卮醺然如醉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齒則盡燋且黧命左右取鐵如意擊墮藏於帶乃懷中出神仙藥微紅傅墮齒之斷復寢良久齒皆出矣粲然潔白

金骨珠光舊唐書葉法善傳詔

曰故道士鴻臚員外置越國公葉法善勝氣絕俗貞風無塵｜｜外聳｜｜內應斯乃體應中仙名昇上德

神仙宗伯 舊唐書王遠知傳父曇選母梁駕部郎中丁超女也嘗晝寢夢靈鳳集其身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沙門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為｜｜之｜｜也

太上元元皇帝 唐書高宗紀已未如亳州祠老子追號｜｜｜｜｜｜縣人宗姓給復一年

先天太后 唐書武后紀追尊老子母為｜｜｜

道舉 唐書選舉志開元二十九年置崇元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

養和 唐書李泌傳泌嘗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

杖端有氣如煙 宋史方技傳泰州民家子趙抱一者常牧羊田間一夕有叩門名之者以杖引行｜｜｜｜｜其杳可悅俄至山崖絕頂見數人食飲音樂交奏與人間無異抱一駭而不測會巡檢司過其下聞樂聲疑羣盜

歡聚集村民梯崖而上至則無所覩抱一獨在援以下之具言其故凡經夕若俄頃自是不喜熟食凡火化者未嘗歷口

霞裾雲袂鞓鯉轡龍宋史夏侯嘉正傳覩一異人於巖之際丨為丨丨為丨冰膚雪肌金玦玉珮浮邱羨門斯實其對彼丨丨之賢丨丨之仙乃吾之肩也

三茅上清元史世祖紀以丨丨山丨丨四十三代宗師許道杞祈禱有驗命別主道教

黃金神仙符命元史文宗紀鑄丨丨丨丨丨丨印賜掌全真教道士苗道一

三山符籙元史張與材傳大德五年召見於上都幄殿八年授正一教主主領丨丨丨丨

豹尾虎齒蓬髮戴勝山海經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丨丨丨而善嘯丨丨丨丨是司天之厲及五殘

崑崙九井山海經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丨丨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丨丨以玉為檻面有九

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

十洲

東方朔十洲記漢武帝既聞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元洲炎洲長洲元洲深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有此丨丨乃人跡所稀絕處又始知東方朔非世常人是以延之曲室而親問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故書記之

養神芝

東方朔十洲記祖洲近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萬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也服之令人長生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鳥狀銜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聞奏始皇遣使者齎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為丨丨丨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言曰可採得否乃使使者徐福發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攝樓船等入海尋祖洲遂不返

風俗似吳人山川如中國

東方朔十洲記瀛洲

在東海中地方四千里大抵是對會稽去西岸七十萬里上生人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為玉醴泉飲之數升輒醉令人長生洲上多仙家｜｜｜｜｜｜｜｜｜也

反魂樹却死香 東方朔十洲記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地方三千里北接崑崙二十六萬里去東岸二十四萬里上多真仙靈官宮第比門不可勝數及有獅子辟邪鑿齒天鹿長牙銅頭鐵額之獸洲上有大山形似人鳥之象因名之為神鳥山山多大樹與楓木相類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為｜｜｜扣其樹亦能自作聲聲如羣牛吼聞之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本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餳狀令可丸之名曰驚精香或名之為震靈丸或名之為反生香或名之為震檀香或名之為人鳥精或名之為｜｜｜一種六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聞香氣乃却活不復亡也以香薰死人更加神驗

閬風元圃金臺玉樓

東方朔十洲記崑崙號曰崐崚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又有弱水周廻繞帀山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實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圃南頭是王母告周穆王云咸陽去此四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方廣萬里形似偃盆下狹上廣故名曰崑崙山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之輝名曰｜｜巔其一角正西名曰｜｜堂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一角有積金為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五所｜｜十二所其北戶山承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鮮如流精之闕光碧玉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錦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也眞官仙靈之所宗上通璿璣元氣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而調陰陽品物羣生希奇特皆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

紫水汚衣過虞淵湔浣

郭憲洞冥記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年二百歲顏如童子

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母拾而養之三歲天下秋識一覽闇誦於口居常指撝天下空中獨語鄰母忽失朔累月方歸母笞之後復去經年乃歸母忽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朔曰兒至紫泥海有｜｜｜｜仍｜｜｜｜｜朝發中返何云經年乎母問之汝悉是何處行朔曰兒湔衣竟暫息都崇堂王公飴之以丹霞漿兒食之太飽悶幾死乃飲元天黃露半合即醒既而還路遇一蒼虎息於路傍兒騎虎還打捶過痛虎嚙兒腳傷母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挂於樹布化為龍因名其地為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濛鴻之澤忽見王母采桑於白海之濱俄有黃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為吾妻託形為太白之精今汝此星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歲一反骨洗髓二千歲一刻骨伐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飴丹霞漿飲元天黃露 見上

捶

虎(見上)脫布於樹布化為龍(見上)三洗髓五伐毛(見上)負五嶽

眞圖 郭憲洞冥記李充馮翊人也自言三百歲荷草畚｜｜｜｜｜而至帝禮待之亦號負圖先生也

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與之 郭憲洞冥記孟岐河清之逸人也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事了然如目前岐侍周公昇壇上岐以｜｜｜｜｜｜｜｜｜｜岐嘗寶執每以衣袂拂拭笏摩七分今銳斷恒切桂葉食之聞帝好仙披草蓋而來謁帝焉

行地無迹 郭憲洞冥記郭瓊東郡人也形貌醜劣而意度過人曾宿人家輒乞新自照讀書晝眠眼不閉｜｜｜｜帝聞其異徵焉

坐神龜 郭憲洞冥記黃安代郡人也為代郡卒自云卑猥不獲處人間執鞭懷荆而讀書畫地以記數日久地成池矣時人謂黃安年可八十餘視如童子常服朱砂舉體皆赤冬不著裘｜一｜｜廣二尺人問子坐此龜幾年矣

對曰昔伏羲始造網罟獲此龜以授吾吾坐龜背已平矣此蟲畏日月之光二千歲即一出頭吾坐此龜已見五出頭矣行即負龜以趨世人謂黃安萬歲矣

夜暝時轉見腹光通外

郭憲洞冥記天漢二年帝昇蒼龍閣思仙術名諸方士言遠國遊方之士唯東方朔下席操筆跪而進帝曰大夫為朕言乎朔曰臣遊北極至種火之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龍銜燭火以照山之四極亦有園圃池苑皆植異木異草有明莖草夜如金燈折枝為炬照見鬼物之形仙人寧封常服此草於｜｜｜｜｜｜｜｜｜亦名洞冥草帝令剉此草為泥以塗雲明之館夜坐此館不加燈燭亦名照魅草以藉足履水不沉

欲往草中隔紅泉不得渡

郭憲洞冥記武帝末年彌好仙術與東方朔狎暱帝曰朕所好甚者不老其可得乎朔曰臣能使少者不老帝曰服何藥耶朔曰東北有地日之草西南有春生之草帝曰何以知之朔曰三足烏數下

地食此草羲和欲馭以手捬烏目不聽下也食草能不老他鳥獸食此草則美閟不能動矣帝曰子何以知乎朔曰臣小時掘井陷落地下數十年無所託寄有人引臣｜｜此｜｜｜｜｜｜｜其人以一隻屐與臣臣泛紅泉得至此草之處臣采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為業邀臣入雲端之幕設元珉雕枕刻黑玉銅縷為日月雲霄之狀亦曰縷雲枕又薦蛟毫之白褥以蛟毫織為褥也此毫柔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褥又有水藻之屏臣舉手拭之恐水流濕其席乃其光也

折蝦鬚為杖

郭憲洞冥記有丹蝦長十丈鬚長八尺有兩翅其鼻如鋸載紫桂之林以鬚纓身急流以為棲息之處馬丹嘗｜｜｜｜｜後棄杖而飛鬚化為丹亦在海傍

玉女投壺

東方朔神異經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長一丈頭髮皓白人形鳥面而虎尾載一黑熊左右顧望恒與一｜｜｜｜每投千二百矯設有入不出者天為之噏噓矯出而脫悞

不接者天生不知老與天相保焦氏易林弱水之西有西王母｜｜｜｜｜為之笑

｜｜行者危殆利居善喜為門為戶嚴遵道德指歸論老子之作也効經列首垂符列驗以見端緒

下經｜｜上經｜｜智者見其經効則通乎天地之數陰陽之紀夫婦之配父子之親君臣之儀萬物數矣

通乎數紀見上一如麋鹿一如鴻雁嚴遵道德指歸論其次情無所樂性無所

喜心無所安志無所利疾不知孝病不知弟既不識仁又不識義無有典禮守其真幹｜｜｜｜｜｜｜不

在憂喜亦不離亂若王子登班固武帝内傳帝閒居承盲若聾無所聞見華殿東方朔董仲舒在側

忽見一女子著青衣美麗非常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墉宫玉女｜｜｜也乃為王母所使從崑崙山來語帝

曰聞子輕四海之祿尋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屢禱山嶽勤哉有似可教者也從今日清齋不閑人事至七月

七日王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言訖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宮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扶桑出入靈州交關常陽傳言元都阿母昔出配北燭仙人近又召還使領命祿真靈官也

紫蘭宮玉女 見上

七月七日王母暫來 見上

仙靈方目可得瞻盼 班固武帝內傳帝又見王母巾笈中有一卷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邪不審其｜｜｜｜否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嶽真形圖也

三光陸沈 魏伯陽參同契內以養己安靜虛無原本隱明內照形軀閉塞其兌築固靈株｜｜｜｜溫養子珠視之不見近而易求黃中漸通理潤澤達肌膚初正則終修幹立末可持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

偃月爐 魏伯陽參同契火記不虛作演易以明之｜｜法鼎｜白虎為熬樞汞日為流珠青龍與之俱舉東以合西魂魄自相拘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兩弦合其精乾

坤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　**黄輿**　魏伯陽參同契以金為隄防水入乃優游金計有十五水數亦如之臨爐定銖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為真金重如本初其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三物相合受變化壯若神下有太陽氣伏蒸須臾間先液而後凝號曰｜｜焉歲月將欲訖毁性傷壽年形體為灰土狀若明窓塵擣治昇合之持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炎火張于下晝夜聲正勤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除候視加謹慎審察調寒温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氣索命將絶休死亡魄魂色轉更為紫赫然稱還丹粉提以一丸刀圭最為神

文武　見上

刀圭　見上

陽神日魂陰神月魄　魏伯陽參同契將欲養性延命却期審思後末當慮其先人所稟軀體本一無元精雲布因氣託初陰陽為度魂魄所居｜｜｜｜｜｜｜｜魂之與魄互為室宅性主處內立置鄞鄂情主營外築垣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爰斯之時情合乾坤

乾動而直氣布精流坤靜而翕為道舍廬剛施而退柔化以滋九還九返八歸六居男白女赤金火相拘則水定火五行之初上善若水清而無瑕道之形象真一難圖變而分布各自獨居類如鷄子白黑相符縱廣一寸以為始初四肢五臟筋骨乃俱彌歷十月脫出其胞骨弱可卷肉滑若飴

骨弱可卷肉滑若飴 見上

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 魏伯陽參同契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旋曲以視聽開闔皆合同為己之樞轄動靜不竭窮離氣內營衛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談希言順鴻濛三者既關犍緩體處空房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為常證驗以推移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覺寤候存亡顏色浸以潤骨節益堅強排卻衆陰邪然後立正陽修之不輟休庶氣雲雨行淫淫若春澤液液象解冰從頭流達足究竟復上昇往來洞無極沸沸被谷中反者道之驗弱者德之柄耕耘宿污穢細微得調暢

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流珠金華**魏伯陽參同契太陽去人卒得｜｜轉而相因化為｜｜常欲白液凝而至堅金華先唱有頃之間解化為水馬齒闌干陽乃往和情性自然迫促時陰拘畜禁門**首尾武中間文**魏伯陽參同契圖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唇長尺二厚薄均腹齊三坐垂温陰在上陽下奔｜｜｜｜｜｜始七十終三旬二百六善調匀陰火白黄芽銀兩七竅輔翼人膽理腦定昇元子處中得安存來去遊不出門漸成大情性純却歸一還本元善愛敬如君臣至一周甚辛勤密防護莫迷昏途路遠復幽元若達此會乾坤刀圭霑淨魄魂得長生居仙村樂道者尋其根審五行定銖分諦思之不須論深藏守莫傳文御白鶴駕龍鱗遊太虚謁仙君籙天圖號真人**黄芽**見上**居月之旁其寒悽愴**王充論衡曼都好道學仙委家亡去三年而返家問其狀曼都曰去時不能自知忽見若臥形有仙人數人將

我上天離月數里而止見月上下幽冥幽冥不知東西｜｜｜｜｜｜｜口飢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日不飢不知去幾何年月不知以何為過忽然若臥復下至此河東號之曰斥仙

色如桃華 三輔黄圖漢武帝内傳曰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乃永絶穀八十餘年少壯｜｜｜｜一日與親知故人別入華山後五十年先識者逢女於廟前乘白鹿從王母人因識之謝其鄉里而去

五彩囊盛柏葉露 三輔黄圖華山記弘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食之武帝即其地造宮殿歲時祈禱焉

常致氣於關 荀悅申鑒隣臍二寸謂之關關者所以關藏呼吸之氣以稟受四氣也故氣長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昇其脉稍促其神稍越至於以肩息而氣舒其神稍專至於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是謂要術

存吾春 荀悅申鑒夫物不能為春故候天春而生人則

不能｜｜｜而已矣

太陽之草名曰黃精餌而食之可以長生

張華博物志黃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老曰｜｜｜｜｜｜｜｜｜｜｜｜｜｜｜｜太陰之草名曰鉤吻不可食入口立死人信鉤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不亦惑乎

萬民皆付

西王母

張華博物志老子云｜｜｜｜｜｜唯王聖人真人仙人道人之命上屬九天君耳

乘

青牛車過關

皇甫謐高士傳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去入大秦｜西｜關令尹喜望氣先知焉乃物色遮候之

隨老子二百餘年

葛洪神仙傳老子有客徐甲少賃於老子約日雇百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遊行速索償不可得乃倩人作辭詣關令以言老子而為作辭者亦不知甲已｜｜｜｜｜｜｜矣唯計甲所應得直之多許以女嫁甲甲見女美

尤喜遂通辭於尹喜得辭大驚乃見老子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吾昔賃汝為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以太元清生符與汝所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吾語汝到安息國固當以黃金計直還汝汝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張口向地其太元眞符立出於地丹書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喜知老子神人能復使甲生乃為甲叩頭請命乞為老子出錢還之老子復以太元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即以錢二百萬與甲遣之而去

假借文象以論作丹之意 葛洪神仙傳魏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是周易其實——————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矣

隱遁仙人 葛洪神仙傳白石先生性好朝拜事神好讀幽經及太素傳彭祖問之曰何不服昇天之藥答曰天上復能樂比人間乎但莫使老死耳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間故人呼白石先生為————以其不汲汲於昇天為仙官亦猶

不求聞達者也**吒石變羊**葛洪神仙傳黃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山尋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初起召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四十餘年莫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為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黃字初平是卿弟非疑初起聞之即隨道士去求弟遂得相見悲喜語畢問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東耳初起往視之不見但見白石而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但自不見之初平與初起俱往看之初平乃丨曰羊起於是白丨丨皆丨為丨數百頭**見東海三為桑田**葛洪神仙傳麻姑至蔡經舉家見之入拜王遠遠為之起立麻姑自說云接待以來已丨丨丨丨丨丨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會時畧半耳豈將復為陵陸乎遠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去三尸**葛洪神仙傳必欲長生先丨丨

丨三尸去即志意定嗜慾除也

八公 葛洪神仙傳漢淮南王劉安篤好儒學兼占候方術天下道書及方術之士不遠千里畢辭重幣請致之於是乃有丨丨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閽人自以意難問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長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精義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虎橫行之壯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無駐衰之術又無賁育之氣豈能究於三墳五典八索九邱鉤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既乏餘不敢通八公笑曰我聞王尊禮賢士吐握不倦遠致其身且欲一見王雖使無益亦豈有損何以年老而逆見嫌耶薄吾老今則少矣言未竟八公皆變為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絲色如桃花門吏大驚走以白王王聞之足不履跣而迎登思仙之臺張錦帳象牀燒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執弟子之禮

雞鳴天上犬吠雲中 葛洪神仙傳八公使劉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即白日昇天時人傳八公安臨

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盡得昇天故｜｜｜｜｜｜｜也

黄櫨簡青玉函　葛洪神仙傳陰君自叙云漢延光元年新野山北予受仙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付之名山如有得者列為真人行乎去來何為俗間不死之要道在神丹行氣導引俛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延年不能度世以至乎仙子欲聞道此是要言積學所致無為合神上士為之勉力加勤下愚大笑以為不然能知神丹久視長安於是陰君裂黄素寫丹經一通封一文石之函置嵩高山一通｜｜之｜漆書之封以｜｜之｜一置太華山一通黄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置蜀綏山一封縑書合為十篇付弟子使世世當有所傳付又著詩三篇以示將來

青泥如髓　葛洪神仙傳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中散大夫譙國嵇叔夜甚敬愛之數數就學共入山遊戲採藥後烈獨之太行山中忽聞山東崩地殷殷如雷聲烈不知何等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數百丈

雨畔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口徑闊尺許中有丨丨流出丨丨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氣如粳米飯嚼之亦然烈合數丸如桃大用攜少許歸乃與叔夜曰吾得異物叔夜甚喜取而視之已成青石擊之瑯瑯如銅聲叔夜即與烈往視之斷山已復如故

病愈者使栽杏

葛洪神仙傳董奉者字君異侯官人也奉居山不種田日為人治病亦不取錢重丨丨丨丨丨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

米成真珠

葛洪神仙傳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得米便撒之擲地視其丨丨皆丨丨丨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了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

唾盤成魚

葛洪神仙傳樊夫人者劉綱妻也庭中兩株桃夫妻各呪一株使相鬬擊良久綱所呪者不知數走出籬外綱丨丨中即丨丨鯉丨丨夫人唾盤中成獺食魚綱與夫人入四

明山路阻虎虎網禁之虎伏不敢動適欲往虎即滅之夫人徑前虎即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繫虎於牀脚下

繫虎牀脚 見上

青牛道士 葛洪神仙傳封衡字君達隴西人也幼學道通老莊學勤訪真訣過魯生女授還丹訣及五嶽真形圖遂周遊天下故山官水神潛相迎伺而凶鬼怪物無不竄避人或疑之以矢刃刺禦皆不能害嘗駕一青牛人莫知其名因號｜｜｜

簡松 干寶搜神記偓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七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松者｜｜也時受服者皆三百歲

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 干寶搜神記前周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為羊賣之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多桃在峨嵋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

生羽毛騰青

雲干寶搜神記淮南王安好道術設廚宰以候賓客正月上午有八老公詣門求見門吏白王王使吏自以意難之曰吾王好長生先生無駐衰之術未敢以聞公知不見乃更形為八童子色如桃花王便見之盛禮設樂以享八公授琴而弦歌曰明明上天照四海兮知我好道公來下兮公將與余｜｜｜兮升｜｜｜蹈梁甫兮觀見三光遇北斗兮驅乘風雲使玉女兮令所謂淮南操是也

青鳥銜符白羽畫江干寶搜神記吳猛濮陽人仕吳為西安令因家分寧性至孝過至人丁義授以神方又得秘法神符道術大行嘗見大風書符擲屋上有青鳥銜去風即止或問其故曰南湖有舟遇此風道士求救驗之果然西安令于慶死已三日猛曰數未盡當訴之於天遂臥屍傍數日與令俱起後將弟子回豫章江水大急人不得渡猛乃以手中白羽扇畫江水橫流遂成陸路徐行而過過訖水復觀者駭異

餌飛魚王嘉拾遺記仙人寗封食

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甯先生遊沙海七言頌云青渠灼爍千載舒百齡暫死|||

貫月挂星 王嘉拾遺記堯登位三十年有巨查浮於西海查上有光夜明晝滅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查常浮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復始名曰||查亦曰||查羽人棲息其上羣仙含露以漱日月之光則如瞑矣

王帳高會 王嘉拾遺記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前導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麟紫麐曳丹玉之履敷碧蒲之席黃莞之薦共|||薦清澄琬琰之膏以為酒

耳出於頂瞳子皆方 王嘉拾遺記老聃居反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絕跡惟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鴻鶴或衣羽衣|||||西色玉潔手握青筠之杖與聃共談天地之數五老即五方之精也

玉牒金繩 王嘉拾遺記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寫以||編以||貯以玉函老子曰更除其繁

紊存五千言及至經成工畢二人亦不知所往

存五千言見上

血清骨勁膚實腸輕王嘉拾遺記燕昭王名其臣甘需曰寡人志於仙道欲學長生久視之法可得遂乎需曰臣遊昆臺之山見有垂白之叟宛若少童貌如氷雪行如處子｜｜｜｜｜｜｜｜乃歷蓬瀛而超碧海經涉升降遊往無窮此為上仙之人也

芝田蕙圃王嘉拾遺記崑崙山第九層山形漸小狹下有｜｜｜｜皆數百頃羣仙種耨焉

金堂玉女王嘉拾遺記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數百間｜｜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

斧柯已爛朽虞喜志林信安山有石室王質入其室見二童子方對棋看之局未終視其所執伐薪｜｜｜｜｜遽歸鄉里已非矣

金鷄玉犬任昉述異記濟陽山麻姑登仙處俗說山上千年｜｜｜鳴｜｜吠

羣仙不欲升天者皆往來酈道元水經注

東方朔十洲記曰方丈在東海中央東西南北岸相去正等方丈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宫三天司命所治處｜｜｜｜｜｜｜｜｜｜｜｜也按今本十洲記無此語

不恨汝故使人知我耳酈道元水經注昔邑人班邱仲居水側賣藥於甯百餘年人以為壽後地動宅壞仲與里中數十家皆死民人取仲屍棄於延水中收其藥賣之仲被裘從而詰之此人失怖叩頭求哀仲曰｜｜｜｜｜｜｜｜使來甯去矣後為大餘王驛使來甯北方人謂之謫仙也

子晉控鶴酈道元水經注又發側緱氏原開山圖謂之緱氏山也亦云仙者昇焉言王子晉斯升靈王望而不得近舉手謝而去其家得遺屣俗亦謂之為撫父堆堆上有子晉祠或言在九山非此世代已遠矣莫能辨之劉向仙傳云世有簫管之聲焉

能忍寒暑酈道元水經注桓譚新論稱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詔問所能對曰｜｜｜

丨乃以昆明池上環水而馳御者厚衣狐裘寒戰而仲都獨無變色卧於池臺上𤄡然自若夏大暑日使曝坐環以十爐火不言熱又身不汗

隱淪仙路骨謝懷靈無會而返 鄺道元水經注昔費長房為市吏見王壺公懸壺郡市長房從之因而自退同入此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雖能役使鬼神而終同物化

乘赤鯉魚 鄺道元水經注趙人有琴高者以善鼓琴為康王舍人行彭涓之術浮遊碭郡間二百餘年後入碭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曰皆潔齋待於水傍設屋祠果丨丨丨出入坐祠中碭中有千萬人觀之留月餘復入水也

賣藥齊市 鄺道元水經注列仙傳曰鹿皮公者淄川人也少為府小吏才巧舉手成器岑山上有神象人不能到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造縣閣意思橫生數十日梯道成上其巔作祠屋留止其傍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七十餘年淄水來山下呼宗族

得六十餘人命上山半水出盡漂一郡没者萬計小吏辭遣家室令下山著鹿皮衣升閣而去後百餘年下｜｜｜也

鼠乃感激吐腸胃更生

鄺道元水經注唐君字公房城固人也學道得仙入雲臺山合丹服之白日升天雞鳴天上狗吠雲中唯以鼠惡留之｜｜｜｜以月晦日｜｜｜｜故時人謂之唐鼠也公房升仙之日壻之行未還不獲同階雲路約以此川為居言無繁霜蛟虎之患其俗以為因號為壻鄉故水亦即名焉

問釣車所在

鄺道元水經注水出陵陽山下逕陵陽縣西為旋谿水昔縣人陽子明釣得白龍處後三年龍迎子明上陵陽山山去地千餘丈後百餘年呼山下人令上山半與語谿中子安｜子明｜｜｜｜後二十年子安死山下有黄鶴栖其冢樹鳴常呼子安故縣取名焉

不談不對

鄺道元水經注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郁山在海中者也言是山自蒼梧徙此云山上猶有

南方草木今郁洲治故崔季珪之敘述初賦言郁洲者故蒼梧之山也心悅而怪之聞其上有仙士石室也乃往觀所見一道人獨處休休然｜｜｜｜顧非已及也即其賦所云吾夕曰濟於郁洲者也

竊寶欲示世人梁即化如指 酈道元水經注尋陽記曰廬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吳猛將弟子登山過此梁見一翁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甘露漿與猛又至一處見數人為猛設玉膏猛弟子｜一｜｜以來｜｜｜｜｜｜｜｜猛使送寶還手牽弟子令閉眼相引而過

化鵠履 酈道元水經注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耽仕州為治中少棲仙術善解雲飛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嘗於元會至朝不及朝列｜｜為白｜｜至閣前迴翔欲下威儀以石擲之得一隻｜耽驚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

以虛寂自然無為為宗 唐六典凡天下觀總一千六百八十七所每觀觀主一人上座一人

監齋一人共綱統衆事而道士修行有三號其一曰法師其二曰威儀師其三曰律師其德高思精謂之練師而齋有七名其一曰金籙大齋其二曰黄籙齋其三曰明真齋其四曰三元齋其五曰八節齋其六曰塗炭齋其七曰自然齋而禳謝復三事其一曰章其二曰醮其三曰理沙大抵｜｜｜｜｜｜｜｜｜｜

屏風上

立薰籠上行

李繁鄴侯外傳當其為兒童時身輕能於｜｜｜｜｜｜｜｜｜

脩月戶

段成式酉陽雜俎大和中鄭仁本表弟不記姓名常與一王秀才遊嵩山捫蘿越澗境極幽夐遂迷歸路將暮不知所之徙倚間忽覺叢中鼾睡聲披榛窺之見一人布衣甚潔白枕一襆物方眠熟即呼之曰某偶入此徑迷路君知向官道否其人舉首略視不應復寢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顧曰來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所自其人笑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爍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脩之予即一數因開襆有斤鑿數事

玉屑飯兩裹授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乃起二人指一支徑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

仙位有九 段成式酉陽雜俎鬼官有七十五品｜｜｜｜太帝二十七天君一千二百仙官二萬四千靈司三十二司命三品九品七城九階二十七位七十二萬之次第也

白誌見腹名在璠簡 段成式酉陽雜俎太極真仙中莊周為闈編郎八十一戒千二百善入洞天二百三十戒二千善登山上靈官萬善升玉清｜｜｜｜｜｜者目有綠筋名在金赤書者陰有伏骨名在琳扎青書者胸有偃骨名在星書者眼四規名在方諸者掌理廻菌名在綠籍者有前相皆上仙也可不學其道自至其次鼻有元山腹有元卯亦仙相也或口氣不潔性耐穢則壞元卯之相矣

目有綠筋名在金赤書 見上

陰有伏骨名在琳扎青書 見上

求者投金環二雙石閭

段成式酉陽雜俎句曲山五芝一之一一一一一於一一勿頋念必得矣第一芝名龍仙食之為太極仙第二芝名參成食之為太極大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為正一郎中第四芝名夜光洞鼻食之為太清左御史第五芝名料玉食之

蟬化上品 段成式酉陽雜俎真人用寶劍以尸解者一一之一為三官真御史

一也鍛用七月庚申八月辛酉日長三尺九寸廣一寸四分厚三分半杪九寸名子干字良非青烏公入華山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三不過後服金汋而升**十二試** 太極以為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真人位

見木鑽穿盤石石穿得神丹 段成式酉陽雜俎有傅先生入焦山七年老君與之上

一一使一一一一石厚五尺曰此石**穴口有瓜數箇欲**穴當得道積四十七年一一一一一

取乃化為石 段成式酉陽雜俎衛國縣西南有瓜穴冬夏常出水望之如練時有瓜葉出焉相傳

苻秦時有李班者頗好道術入穴中行可三百步廓然有宮宇牀榻上有經書見二人對坐鬚髮皓白班前拜於牀下一人顧曰卿可還無宜久住班辭出至｜｜｜｜｜｜｜｜｜｜｜尋故道得還至家家人云班去來已經四十年矣

二桃兆二年

段成式酉陽雜俎長白山相傳古肅然山也峴南有鐘鳴燕世桑門釋惠霄者自廣固至此峴聽鐘聲稍前忽見一寺門宇炳煥遂求中食見一沙彌乃摘一桃與霄須臾又與一桃語霄曰至此已淹留可去矣霄出迴頭顧失寺至廣固見弟子言失和尚已二年矣霄始知｜｜｜｜矣｜

元暉升樓

段成式酉陽雜俎貝邱西有玉女山傳云晉大始中北海蓬球字伯堅入山伐木忽覺異香遂遡風尋之至此山廓然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婦人端妙絕世自彈碁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球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遂復還戲一小者便上樓彈琴留戲者呼

之曰｜｜何謂獨｜｜｜｜球樹下立覺少飢乃以舌舐葉上垂露俄然有一女乘鶴而至逆恚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行諸仙室球懼而出門迴顧忽然不見至家乃是建平中其舊居閭舍皆為墟墓矣

炭化玉女

段成式酉陽雜俎晉許旌陽吳猛弟子也當時江東多蛇禍猛將除之選徒百餘人至高安令具｜百斤乃度尺而斷之寘諸壇上一夕悉｜為｜｜｜惑其徒至曉吳猛悉命弟子無不涅其衣者唯許君獨無乃與許至遼江及遇巨蛇吳年衰力不能制許遂禹步勑劍登其首斬之

龍宮仙方

段成式酉陽雜俎孫思邈嘗隱終南山與宣律和尚相接每來往互參宗旨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和尚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將為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公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

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孫謂曰我知昆明｜｜有｜｜三千首爾傳與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令急矣固無所悋有頃奉方而至孫曰爾第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孫復著千金方三千卷每卷入一方人不得曉及卒後時有人見之元宗幸蜀夢思邈乞武都雄黃乃命中使齎十斤送於峨嵋頂上中使上山未半見一人幅巾被褐鬚鬢皓白二童青衣丸髻夾侍立屏風側手指大盤石臼可致藥於此上有表錄上皇帝使視石上朱書百餘字遂錄之隨寫隨滅寫畢上無復字矣須臾白氣漫起因忽不見

走入殿柱中 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宗學隱形於羅公遠或衣帶或巾脚不能隱上詰之公遠極言曰陛下未能脫屣天下而以道為戲若盡臣術必懷璽入人家將困於魚服也元宗怒慢罵之公遠遂｜｜｜｜｜極疏上失上愈怒令易柱破之復大言於石磶中乃易磶觀之磶明瑩見公遠形在其中長寸

餘因碎為十數段悉有公遠形上懼謝焉忽不復見後中使於蜀道見之公遠笑曰為我謝陛下

帖月壁上朗若張燭

段成式酉陽雜俎長慶初山人楊隱之在郴州常尋訪道者有唐居士土人謂百歲人楊謁之因留楊止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下弦月子來其女遂｜｜｜於｜｜如片紙耳唐即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一室｜｜｜｜

天鐘天磬天鼓

段成式酉陽雜俎夫學道之人須鳴天鼓以召衆神也左相叩為｜｜卒遇凶惡不祥叩之右相叩為｜｜若經山澤邪僻威神大祝叩之中央上下相叩名｜｜存思念當道鳴之叩之數三十六或三十二或二十七或二十四或十二

婉衿

段成式酉陽雜組西王母姓楊諱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曰｜｜

脉望

段成式酉陽雜組建中末書生何諷常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髮卷規四寸如環無端何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

髮氣諷啻言於道者吁曰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為此物名曰｜｜夜以規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時換骨上賓因取古書閱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哭伏

流綠渠

蘇鶚杜陽雜編處士元藏幾自言是後魏清河孝王之孫也隋煬帝時官奉信郎大業元年為過海使判官遇風浪壞船黑霧四合同濟者皆不救而藏幾獨為破木所載殆經半月忽達於洲島間洲人問其從來藏幾具以事對洲人曰此乃滄浪洲去中國數萬里乃出菖蒲酒桃花酒飲之而神氣清爽焉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地土宜五穀人多不死亦出鳳凰孔雀靈牛神馬之屬又產分蒂瓜瓜長二尺其色如椹一顆二蒂有碧棗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縫掖衣戴遠遊冠與之語中華事則歷歷如在目前所居或金闕銀臺玉樓紫閣奏簫韶之樂飲香霧之醑洲上有久視山山下出澄綠水其泉

濶一百步亦謂之｜｜｜雖投之金石終不沉沒故洲人以瓦鐵為船舫又有良金池可方數十里水石沙泥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魚又有金蓮花洲人研之如泥以間彩繪光影煥爍與真金無異但不能入火而已更有金莖花其花如蝶每微風至則揺蕩如飛婦人競採之以為首飾且有語曰不戴金莖花不得在仙家又有强木造舟楫其上多飾珠玉以為遊戲强木不沉木也方一寸重百斤巨石縋之終不沒藏幾淹駐既久忽思中國洲人遂製凌風舸以送之激水如箭不旬日即達於東萊問其國乃是唐也詢年號則貞元也訪鄉里則榛蕪也追子孫皆疎屬也自隋大業元年至貞元末殆二百年矣有二鳥大小類黄鸝每翔翥空中藏幾呼之則至或令銜珠或令授人語乃謂之傳信鳥本出滄浪洲也藏幾工詩好酒混俗無拘檢數十年間遍遊無定人莫知之惟趙歸真常與藏幾弟子九華道士葉通微相遇遂得其實歸真往往以藏幾之異備奏於上上令

謁者費手詔急徵及至中路忽然亡去謁者惶怖即上疏具言其故上覽疏咨嗟曰朕不能如明皇帝以降異人後有人見藏幾泛小舟於海上

不戴金莖花不得在仙家（見上）凌風舸（見上）

者至今江表道流大傳其事焉

目光長數丈飛篆空中可屆千里

蘇鶚杜陽雜編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而顏色不老立於牀前則髮垂至地坐於暗室則｜｜可｜｜｜每採藥於深巖峻谷則有毒龍猛獸往來衛護或晏然居家人有具齋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身而至或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纔容一二升縱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他人命飲即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瀝瀝而出麴櫱之香輒無減耗或與獵人同羣有非明遊者俄而見十數人儀貌無不間別或｜朱｜於｜｜則｜｜｜｜有病者以布巾拭之無不應手而愈

能言漢武時事

張讀宣室志開元二十三年秋

元宗皇帝狩於近郊駕至咸陽原有大鹿興於前顛然其軀頗異於常者上命弓射之引發一中及駕還乃勅廚吏炙其脞以進而尚食具熟俎獻時張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於前以其肉賜之果謝而食既食且奏曰陛下以此鹿為何如上曰吾只知其鹿也亦安知何如果曰此鹿年且千歲矣陛下幸聞之上笑曰此一獸耳何遂言其千歲耶果曰昔漢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獵於上林其從臣有生獲此鹿而獻者帝以示臣臣奏曰此仙鹿也壽將千歲今既生獲不如活之會武帝尚神仙由是納臣之奏上曰先生誤矣且漢元狩五年及今八百歲其鹿長壽豈歷八百歲而亦為畋所獲乎況苑圃內麋鹿亦多今所獲何妨為他鹿即果曰曩時武帝既獲此鹿將舍去之但命東方朔以練銅為牌刻成文字以識其年系於左角下願得驗之庶表臣之不誣也上即命致鹿首如前詔內臣力士具驗之凡食頃絕無所見上笑曰先生果誤矣左角之下銅牌安在果曰臣請自

索之即顧左右命鐵鉗令出一小牌實銅製者可二寸許益以年月悠久為毛草蒙蔽殆不可見且持以進上命磨拭視之其文字蕪獘殆不可識矣上於是驗果之言不謬又問果曰漢元狩五年甲子何次史編何事吾將徵諸記傳先生第為我言之果曰是歲歲次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用習水戰因蒐狩以順禮焉迨今甲戌歲八百四十二年上即命按漢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開其甲子亦無少差顧謂力士曰異哉張果||||帝||真所謂至人矣吾固不可得而知也

前宵盜喫却今日碧空飛

張讀宣室志河中永樂縣道淨院居蒲中之勝境道士寓居常以千數文宗時道士鄧太元煉丹於藥院中丹成疑轉功未完留貯苑內後人共掌之太元觀化其徒周悟仙主院事蒲人候道華侍悟仙為供給者諸道士皆以奴隸視之灑掃井臼無所不為而道華愈欣然性好子史常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此安用答

曰天上無愚憎仙人咸大笑之蒲中多大棗天下人傳歲中不過一二無核者道華比三年輒得食之一旦道華執斧斫古松垂枝且盡如削院中人無諭其意明日昧爽衆晨起入道華房中一無所見惟古松設案下置一杯水案上仍脫雙履於前道華衣掛松上院中人視之惟留偈一首云帖纍大還丹多年色不移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慙愧深珍重珍重鄧天師他年煉得藥留著與肉芝吾師知此術速煉莫教遲三清專相待大羅的有期下列細辭稱去年七月一日蒙韓君賜姓李名肉芝配住上清進善院以次十數言時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院中人方驗道華竊太元藥仙去因相率白節度使尚書鄭公光按視蹤跡不誣即以其事聞奏詔齋絹五百疋并賜御衣修飾廊殿賜觀額名昇仙院

玉蘂院真人降

康駢劇談錄上都安業坊唐昌觀舊有玉蘂花甚繁每發若瑤林瓊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

七八衣繡絲衣乘馬襄髻雙鬟無瞽珥之飾容色婉約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女僕僕者皆卝頭黄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觀者以為出自宫掖莫敢逼而視之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廻謂黄冠者曰曩者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烟霏鶴唳景物煇煥舉轡百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烟滅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餘日時嚴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賔客白醉吟俱有聞｜｜｜｜｜｜詩嚴給事詩曰味道齋心禱至神魂銷眼冷未逢真不知滿樹瓊瑤蕊笑對藏花洞裏人又云羽車潛下玉龜山塵界無由覩蕣顔唯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緑雲鬟元相國詩曰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卜得知劉賔客詩云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迥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又云雪蕊瓊枝滿院春羽衣輕步

不生塵君王簾下徒相問長記吹簫別有人白醉吟詩云嬴女偷乘鸞去時洞中潛歇弄璦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

嚴使君遇終南山隱者

康駢劇談錄——大中末建州刺史嚴士則本穆宗朝為尚醫奉御頗好真道因午日於終南山採藥迷惧於巖嶂之間不覺遂行數日所齎糗糧既盡四遠復無居人計其道路去京不啻五六百里然而林岫深僻風景明麗忽有茅屋數間出於松竹之下烟蘿四合纔通小徑士則連扣其門良久竟無出者窺其籬隙之內有一人於石榻偃臥看書推戶直造其前方乃攝衣而起士則拜罷自陳行止因遣坐於盤石之上亦問京華近事復詢天子嗣位幾年云自安史犯闕居此迨於今日士則具陳奔馳涉歷資糧已絶迫於枵腹請以食餼救之隱者曰自居山谷且無烟爨有一物可以療之念君遠來相遺自起於梁棟之間脫紙囊開啟其中有百餘顆如褊豆之狀俾於藥室

取鐺拾薪汲泉而煮良久甚有香氣視之已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渴取鐺中餘水飲之士則方啗其半已渴豈飢復曰汝得至此當有宿分自玆三十年間不飢渴俗情慮將淡泊也他時位至方伯當取羅浮相近儻能脫去紛華兼獲長生之道辭家日久可以還矣士則將欲告歸因述慮失道曰勿憂此去二三里與採薪人相值可以隨之而至國門不遠既出於山隅果有採薪者在路側或問隱者姓名竟無所對繞經信宿已及樊川村野既還葷毅不喜更嘗滋味日覺氣壯神清有驂鸞馭鶴之意衣褐杖藜多止巖岫居守廬僕射躭味元默思覩異人有道流述其事延之致於門下及聞方伯之説因以處士奏官自梓州别駕作牧建溪時年已九十到郡繞經周歲解印乃歸羅浮及韋相公宙出鎮廣南使人訪之猶在山谷大中十四年之任建安路由江浙時蕭相國觀風浙右於桂樓宿宴名之唯飲酒數杯他皆無食也

吒白龍

杜光庭錄異記

鄂州黃鶴樓前

江中云有羅真人碑言是羅真人曾於鄂州化見頭為
雙髻年可四十餘於民家傭力未嘗言語忽一旦郡中
大設於衆中叱責一人令其速去此人驚懼拜謝奔入
樓下江中衆皆異之太守問其所以答云此｜者江中
｜｜也潛欲害此城池吾故叱之遣去太守疑其詐試
請一見白龍驗其虛實此人與太守登樓以符投之俄
而江上晦瞑白龍即見長數
百丈衆皆見之尋復遣去

文五常武七德枝百英壽

千齡葉萬椿鳴九皋修三田岑一峯

杜光庭錄異記淮南王安好神仙之
道海上方士從其遊者多矣一旦有八公詣之王曰高
山遠降何以教寡人問其姓名荅曰我等之名所謂｜
｜｜｜｜｜｜｜｜｜｜｜｜｜｜｜｜｜｜｜｜｜
｜｜也各能吹噓風雨震動雷電傾天駭地迴日駐流
役使鬼神鞭撻魔魅出入水火移
易山川變化之事無所不能也

白日判陽夜判陰

杜光

庭録異記袁起者後漢時湘中人在鄉忽醉三日始醒起吐皆聞酒氣自云起與天人共飲後任漢陽令逆說豈儉有驗||||||怱乘雲而上天不知所在

身居赤城名在絳闕　邵博聞見後録謝自然欲過海求師或謂蓬萊隔弱水三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可往從之自然乃還授道於子微白日仙去

賣墨　張邦基墨莊漫録世傳呂公得道之士唐傳宗時進士能作詩傳者從百首往往||世間毗陵士人姓邵忘其名善談易衆請講於佛舍至小畜有墨者青巾布衣褰幃直入部惡之捲卷而問曰何來曰賣墨耳適聞講易至小畜其說非是部驚遽揖之坐墨者脫履置案上取墨一丸曰此墨價十千一坐皆笑墨者納履取硯滌之試墨置日影中貯墨而出日抵暮復來當知十千非貴也邵且笑且駭少頃視硯墨之所濡徹底為黃金與日影相耀部悅恨不已必呂公也

吸初日光　蘇軾

仇池筆記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飢甚見龜蛇無數每旦輒引首東望｜｜｜噏之其人亦隨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復飢身輕力強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所終

十賚 趙德麟侯鯖錄少遊嘗作遊仙詞坡稱之云本自盧山種杏人出山來事碧虛君上清欲問因何到請看仙家｜｜文余聞仙家十賚猶人間九錫也

與蛇虎雜居數十年顏鬢不少異 陸游南唐書陳曙傳鄉人有會集或祭神曙不待召而至醉飽乃辭去由是人多設虛座陳酒肴以俟之同日或至數家舍中惟一榻素書數卷｜｜｜｜｜不設扃戶雨雪滿室亦自若人有乘其出往闚之者曙必自外來凡｜｜｜｜｜｜｜元宗命中書舍人高越召之不肯起｜｜後徙居鄂渚及洪之西山不知所終

醉岳陽 鄭景望蒙齋筆談余記童子時見大父魏公自湖外罷官還道岳州客有言洞賓事者云近歲常過城南一古寺題二詩壁間

而去其一云朝遊北海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粗三||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其二云獨自行時獨自坐無限時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說者云寺有一大古松呂始至時無能知者有老人自松巔徐下致恭故詩云然先大父使余誦之

過洞庭見上

負笈賣藥如韓康伯王楙野客叢書僕觀徐鉉序中謂有彭沟者於會稽郡之延壽院泥中得一石乃許邁所撰通和祖先生碑其間載賀監知章得攝生之妙不死||||||近於台州上昇徧於人聽元和已亥先生遇之云云此碑正元和間所作相去未遠也

綠毛覆體王楙野客叢書逸史載唐南嶽僧有人||||來僧前云是晉姚泓當時我國為劉裕所滅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類我者斬之以立威我實泓也因陳晉末歷代事如指諸掌

水仙王楙野客叢書神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聖賢冢墓記亦曰馮夷者弘

農華陰隄首人服八石得為||為河伯婦

河伯婦見上

吉人之津譚子化書大人體物知身體身知神體神知真是謂||||

正一譚子化書太虛一虛也太神一神也太氣一氣也太形一形也命之則四根之則一守之不得舍之不失是謂||

蕩穢名五帝之氣伏屍役至也夫||者必||||||苟名不至穢何以蕩||者必||||||苟役不至屍何以伏小人由是知|

五星之精譚子化書雲龍風虎得神氣之道者也神由母也氣由子也以神名氣以母名子孰敢不

陰陽可以作風雲可以會山陵可以拔江海可以發然用之於外不如守之於內然後用之於外則無所不可

為珠玉之房譚子化書大人節悲辛誠憤怒得灝氣之門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舍所以收其光

若蚌內守若石中藏所以||||||

魄藏魂藏張仲才文始真經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

者｜｜之神主火魂主木**如白璧**陶宗儀輟耕錄釋如木生火故神者｜｜之黃金道｜｜｜儒如

五**騎鶴化**陶宗儀輟耕錄王氏守素錢唐民家女其夫殺丁棄家為全真道士於吳山之紫陽庵一日名守素入山自付四句云嬾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逆順兩俱忘虛空鎮常寂坐抱一膝而逝方外者流謂之｜｜

｜｜**借鶴**陶宗儀輟耕錄道家者流為人典行醮事曰高功其有行業精白者則必移檄南岳魏夫人請｜仙｜或二隻或四隻青鸞導衛翔鶩澄空昭揚道妙往往親見之偶讀本草有云降真香出黔南伴和諸雜香燒烟直上天召鶴得盤旋於上注按仙傳云燒之或引鶴降醮星辰燒之甚為第一度籙燒之功力極驗若然則鶴之來香所致也非歟

浴室有光昱然圓如初日陶宗儀輟耕錄趙公琪字元德官至贈湖廣行省叅政謚文惠臨淄人飄然有神仙思嘗使方士燒水銀硫黃朱砂黃金等物為神

丹以資服食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為神仙數訪公授以奇術久久隱去人或以為不死公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固留之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即具浴先生就||久之不聞聲日且暮公親候之見||在水上||||||出不復見先生所在

碧落侍郎　林坤誠齋雜記沈羲為仙人所迎見老君以金桉玉盤賜之後授官為||||

種頂刻花　劉斧青瑣高議韓退之姪湘有仙術方退之在朝暇日湘||||上擁出詩一聯云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未幾退之言佛骨貶潮州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憶花上之句乎公詢其地乃藍關嗟嘆久之為續其詩載集中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一

靈異部一

神鬼上

流於天地之間管子||||||謂之鬼神祥使管子鬼神以||役使鬼神管子龍闘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元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而愚者信之

堯五吏管子昔|之||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

春獻蘭秋斂落原魚以為脯鯢以為殺

清商管子其下｜｜不可得衆注清商神怪之名

慶忌

於蟡管子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蟡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

長尺而人物具管子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引弓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馬冠右袪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袪衣示前有水也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

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

冠右袪衣走馬前疾見上**俞兒**見上**以道涖**

天下其鬼不神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神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輔道德文子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

山水鬼神墨子子墨子曰古今之為鬼非他也有天鬼者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為鬼者

天鬼見上

生者理之必終列子道終於本无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

歸其真宅列子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

入門返根列子黃帝書曰精神|其

丨骨骸丨其丨我尚何存

夸蛾氏二子

列子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邱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孫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丨丨丨丨丨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注形當作

行

操蛇之神 見上

化人 列子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日日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

變物

形易人慮 見上

委蛇 莊子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

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户内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邱有峷山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輾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沈有履竈有髻見上户内煩壤雷霆處之見上倍阿鮭蠪見上泆陽見上方皇見上無命有命無鬼有鬼莊子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耶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耶

風采光景鶡冠子神徵者｜｜｜｜所以序怪也

伏鬼立魅荀子夏首

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為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也仰視其髮以為｜｜也背而走比至其家者失氣而死

勾芒 呂氏春秋其神｜｜注勾芒少皞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為木官之神

祝融 呂氏春秋其神｜｜注祝融顓頊氏後老童之子吳回也為高辛氏火正死為火官之神

蓐收 呂氏春秋其神｜｜注少皞氏裔子曰該有金德死託祀為金神

元冥 呂氏春秋其神｜｜注少皞氏之子曰循為元冥師死祀為水神

黎邱奇鬼 呂氏春秋梁北有｜｜部有｜｜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邱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者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譆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

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丈人
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
傷死鬼嬈時既神漠
淮南子
是故｜
｜者其｜｜｜｜者其｜
｜注嬈煩嬈善行病祟人
九嬰大風
淮南子堯之時十
日並出焦禾稼殺
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封豨修蛇皆為
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
上繳大風於青邱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脩蛇
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注九
嬰水火之怪為人害大
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
循虛出入
淮南子枕戶橉而臥
鬼神履其首者使鬼
神能元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而｜｜則亦無能
履也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捔
者也離者必病故
託鬼神以伸誡之
上駢桑林
淮南子黃帝生陰陽｜｜
生耳目｜｜生臂手此女
媧所以七十化也注
上駢桑林皆神名
聖人曼云
揚子或問趙世多神何
也曰神怪茫茫若存若

亡丨丨丨**靈場宜夜** 揚子丨丨之威丨丨矣乎注吳秘曰靈壇鬼神之威施於暮夜則見悚

司過之神 抱朴子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丨丨丨丨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

神降於莘 國語十五年有丨丨丨丨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

鬼道 國語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丨丨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

面白毛虎爪執鉞立西阿 國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于丨丨丨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刑**

神見上神叢戰國策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丨丨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因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籍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籍神三日見上陽侯戰國策塞漏舟而輕丨丨之波則舟覆矣湘君史記秦始皇紀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登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丨丨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鎬池君史記秦始皇紀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我遺丨丨丨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山鬼不

過知一歲事見上

白帝子史記漢高祖紀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

老嫗夜哭見上

如蒼犬史記呂后紀三月中呂后祓還過軹道見物｜｜｜據高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高后遂病掖傷

光輝若流星史記封禪書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

陳寶見上

八神史記封禪書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

行禮祠名山大川及丨丨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祀絶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陽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

小鬼之神者 史記封禪書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丨丨丨丨

氣成五采若人冠絻 史記封禪書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焉

若見五人於道北 史記封禪書文帝出長安丨丨丨丨丨丨丨遂因其直北

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

聞其言不見其人

史記封禪書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丨丨丨丨丨丨丨云

嶧山君地長

史記封禪書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丨丨丨丨丨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

武夷君

見上

陰陽使者

見上

八通鬼道

史記封禪書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丨丨之丨丨丨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

竈鬼

史記封禪書齊人少翁以鬼神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丨丨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

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

神君書法　史記封禪書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丨丨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丨丨按漢書作畫法孟康曰策畫之法也史記作書疑傳寫之誤

聞若有言萬歲　史記封禪書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丨丨丨丨丨云

當道野人　史記趙世家簡子出有人丨丨辟之不去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

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爾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丨丨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

宣室

前席 史記賈生傳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丨丨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丨丨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所以然之狀 上見

長桑君 史記扁鵲傳少時為人舍長舍客丨丨丨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

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

靈之下若風馬漢書禮樂志九重開靈之斿垂惠恩鴻祐休靈之車結元雲駕飛龍羽旄紛||||||左蒼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靈之至慶陰陰相放怫震澹心靈已坐五音飭虞至旦承靈億

富媼漢書禮樂志后土||昭明三光注張宴曰媼老母稱也坤為母故稱媼海內安定富媼之功耳

廸嘗漢書禮樂志登成甫田百鬼||

金馬碧雞之神漢書郊祀志或言益州有||||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

火祖漢書五行志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咮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已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為||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

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五帝**漢書魏相傳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丨丨所司各有時也**瞰室**漢書揚雄傳高明之家鬼丨其丨**還帷坐而步**漢書外戚傳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廼夜張燈燭設帳帷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丨丨丨丨丨丨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白衣老父**後漢書光武紀至呼沱河無船適遇冰合得過未畢數車而陷進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丨丨丨丨在道傍指曰努力信都郡為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即馳赴之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注老父蓋神人也今下博縣西猶有祠堂**凡千五百一十四神**後漢書光武帝紀注續漢書曰

制郊兆於洛陽城南七里為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皆在壇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赤帝位在丙巳黃帝位在丁未白帝位在庚申黑帝位在壬亥其外為壝重營皆紫以象紫宮營有通道以為門日月在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外營中營｜｜｜｜｜｜｜高皇帝配食焉北郊在洛陽城北四里方壇四陛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皆在壇上地理羣后從食皆在壇下中嶽在未四嶽各依其方淮海俱在東河在西濟在北江在南餘山川各如其方漢初土德色尚黃至此始明火德徽幟尚赤服色於是迺正

地理羣后從食山川各如其方見上

伏閉後漢書和帝紀六月己酉初令｜｜盡日注漢官舊儀曰伏日萬鬼行故盡日閉不干它事

伏日萬鬼行見上

桃印五色難止惡氣後漢書禮儀志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楙其

禮曰朱索連葷菜彌牟朴蠱鍾以丨丨長六寸方三寸丨丨書文如法曰施門户代以所尚為飾夏后氏金行作葦茭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户飾曰丨丨丨丨

葦茭螺首桃更 見上

十二神 後漢書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黄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黄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黄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黄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殃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丨丨丨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

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儛嚾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儺人師訖設桃梗欝儡葦茭畢執事陛者罷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

後者為糧 見上

東陵聖母 後漢書郡國志注博物記女子杜姜左道通神縣以為妖閉獄桎梏卒變形莫知所極以狀上因以其處為廟祠號曰｜｜｜｜

山神謂我人 後漢書郡國志注三齊記曰南有蹲犬山似犬蹲有神劉寵出西都經此山山犬吠之寵曰｜｜｜｜｜也

松子亭神 後漢書郡國志注襄陽耆舊傳曰有｜｜｜下有｜陂中有魚人捕不可得南都賦所稱

以杖撞地輒成井 後漢書郡國志注荆州記曰縣南十里有平岡岡有金井數百淺者四五尺深者不測俗傳云有金人｜｜｜｜｜｜｜

掇之餘靈 後漢

書馬援傳注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室内有蛇如百斛船大云是丨丨丨丨也

竈神形見 後漢書陰興傳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丨丨丨丨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强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黄羊焉

臘日薦黃羊 見上

竈神黃衣被髮 後漢書陰識傳注雜五行書曰丨丨名禪字子郭衣丨丨夜丨丨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宜市猪肝泥竈令婦孝

子郭 見上

神數下言 後漢書琅琊孝王傳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祀丨丨丨丨宮中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宮開陽以華蓋南武陽厚邱贛榆五縣易東海之開陽臨沂肅宗許之

江有子胥神 後漢書張禹傳建初中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丨丨丨丨之丨難於濟涉

禹將渡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神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

女魃　後漢書張衡傳丨丨北而應龍翔

游光　後漢書馬融傳導鬼區徑神場詔靈保名方相驅厲疫走蜮祥捎罔兩拂丨丨枷天狗緤墳羊

敕葛陂君　後漢書費長房傳汝南歲歲常有魅偽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鮮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鼈大如車輪頭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付其一札以丨丨丨丨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

主地上鬼神　後漢書費長房傳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丨丨丨丨丨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

鹽水神女　後漢書南蠻傳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丨丨有丨

丨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君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

光景時時出見 後漢書西南夷傳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丨丨丨丨丨丨注今褒州揚波縣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票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廉平唐虞澤配三皇華陽國志曰碧雞光景人多見之前漢音義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

黃衣拄杖 魏志三少帝紀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迹長三尺二寸白髮着丨單丨黃巾丨丨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

為求相代 魏志杜畿傳註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吾召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丨君丨丨丨者君其慎勿言言卒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畿乃言之其日而卒

遣婢相聞 吳志

吳主傳初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丨丨與其神丨丨丨

石印三郎

吳志三嗣主傳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黄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傳謂之石印又曰石印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丨丨神有丨丨

聞車馬聲

晉書魏舒傳舒常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丨丨丨丨之丨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後問寢者為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為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為公矣

即僕便是鬼

晉書阮瞻傳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辨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辨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辨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

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丨丨丨丨丨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

談老子

晉書陸雲傳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丨丨丨丨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卻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元學自此談老殊進

蔣侯

晉書王悅傳悅少侍講東宮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諡貞世子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為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丨丨也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隕絕

朱衣介幘斂板

晉書陶侃傳嘗如廁見一人丨丨丨丨丨丨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為公位至八州都督

罪

福不虛 晉書王坦之傳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皆｜｜｜惟當勤脩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

自稱徐伯元 晉書殷仲堪傳先是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仲堪｜｜｜｜曰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荆州

予舍西土瓦中人 晉書鄧澄傳初澄當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葬畢遂夢此人來謝

天使為酒藏吏 晉書戴洋傳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其｜｜｜｜授符錄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既而遣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為

貴人天上京兆 晉書王矩傳美姿容每出遊觀者盈路所識初為南平太守豫討陳恢有功遷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謁矩自云京兆杜靈之矩問之答稱｜｜｜｜被使召君為主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

草木皆類人形 晉書苻堅載記謝石等以既敗梁成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步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焉

深山父老 晉書苻堅載記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鬻畚為業嘗貨畚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云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見一｜｜鬚髮皓然踞胡牀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

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十倍償蠶值**見上**苑窳婦人寓氏**宋書禮志漢儀皇后親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丨丨丨丨丨丨**鬼歌子夜**宋書樂志子夜歌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晉孝武太元中琅琊王軻之家有丨丨丨丨殷允為豫章時豫章僑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三十二璧鎮金一餅**宋書符瑞志冀州有沙門法稱將死語其弟子普嚴曰嵩皇神告我云江東有劉將軍是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丨丨丨丨丨丨丨與將軍為信三十二璧者劉氏卜世之數也普嚴以告同學法義法義以十三年七月於嵩高廟石壇下得玉璧三十二枚黃金一餅**殿窓戶應聲開**宋書文帝袁皇后傳后亡後當有小小靈應沈美人者太宗所生也常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后昔所住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間自后崩後常閉美人至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先后若有靈當知之丨諸

｜｜｜｜豁然｜職掌遼白太祖太祖鷟往視之美人乃得釋

錢二十八文貛宅四角

宋書徐羨之傳初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之曰我是汝祖羨之因起拜之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大厄可以｜｜｜｜｜｜｜｜｜可以免灾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内人無免者雞犬亦盡惟羨之在外獲全

長鬼

宋書謝弘微傳時有一｜｜寄司馬文宣家云受遣殺弘微弘微病增劇輒豫告文宣弘微既死與文宣分別而去

劉湛為祟

宋書殷景仁傳劉湛與景仁素善湛居外任景仁引湛還朝湛既入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太祖太祖遇之益隆收湛之日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為揚州刺史僕射領吏部如故性本寬厚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兒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聽事觀望忽驚曰當閤何得有大樹既而曰我誤邪

疾轉篤太祖謂不利在州司使還仕僕射
下省為州凡月餘卒或云見丨丨丨丨
蔣王出盪 齊書
東昏侯記又信鬼神崔慧景事時拜蔣子文神為假黃
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錄尚書揚州牧鍾山王至
是又尊為皇帝迎神像及諸廟雜神皆入後堂使所親
巫朱光尚禱祀祈福又虛設鎧馬齋仗千人皆張弓拔
白出東掖門
稱丨丨丨丨
百穀總神 齊書禮志稷是丨丨
之丨丨非陰氣之主
還神十牛
并斬諸刼 齊書王敬則傳軍荒之後縣有一部刼逃入
山中為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刼帥可悉出首
當相申論治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
必不相負刼帥既出敬則於廟中設會於座收縛曰吾
先啟神若負誓丨丨丨丨今不違誓
即殺十牛解神丨丨丨丨百姓悅之
不與神牛 齊書李
安民傳
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
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丨丨丨丨著屐上聽事又於

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令呼為李公牛塚及安民卒世以神為祟**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為**齊書周山圖傳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為縣令死遂發靈山圖啟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上答曰｜｜｜｜｜｜｜｜｜｜｜｜｜

事神謹得美遷齊書蕭惠基傳惠基弟惠休從吳興太守徵為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故｜｜｜

賜弓二張齊書扶南國傳扶南國俗本裸身在日南之南其先有女人為王名柳葉又有激國人混填夢神｜｜｜｜教乘船入海混填晨起於神廟樹下得弓即乘舶向扶南柳葉見舶率衆欲禦之混填舉弓遥射貫船一面通中人柳葉怖遂降混填取以為妻

摩醯降靈齊書扶南國傳永明二年闍邪跋摩遣天竺道人釋那迦仙上表那迦仙詣京師言其國俗事摩醯首羅天神神常降於摩耽山詔報曰具｜｜｜｜流施彼土雖殊俗異化遥深欣讚

憤王梁書

蕭琛傳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士民名為丨丨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施牀幕為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聽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從神還廟處之不疑

見識貴臣被知英主 梁書周興嗣傳嘗步自姑熟投宿逆旅夜有人謂之曰子才學邁世初當丨丨丨丨卒丨丨丨丨言終不測所之

此中殊吉 梁書何胤傳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生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西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巖為堵別為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啟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胤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元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丨丨丨丨忽不復見胤依其言而止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惟胤所居室巋然獨存

手各有所持 梁書扶南國傳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丨丨丨丨丨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

自稱少從武帝征伐 南史

宋孝武帝紀三月乙未建牙於軍門是時多不悉舊儀有一翁班白｜｜｜｜｜｜｜｜頗悉其事因使指揮事畢忽失所在

患腰痛請療 南史張融傳東海徐秋夫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呻聲甚悽慘秋夫問何須答言姓某家在東海｜｜｜｜死雖為鬼痛猶難忍｜｜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為芻人按孔穴鍼之秋夫如言為鍼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

顧吳郡部伍尋至 南史顧琛傳初琛景平時為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於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元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郡人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為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為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

方山白馬廟 見上

授玉手板

南史齊豫章王嶷傳嶷薨後甞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揮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丨一丨丨丨與之謂曰橘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閤直兵倒地仍失手板

堯廟重去四凶　南史崔祖思傳年十八為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座則是丨丨丨丨丨丨由是諸雜神並除按監本作唐堯重去四凶

神影有酒色　南史梁宗室獻傳獻為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懽極醉丨丨亦丨丨丨所禱必從後為益州刺史侍中中護軍時江陽人齊狗兒反衆十萬攻州城獻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晡騎舉稍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為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祈請無驗

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月獻大破苟兒

巨蛇繞壇

南史梁始興王憺傳天監四年荊州大旱憺使祠於天井有丨丨長二丈出丨祠丨俄而注雨歲大豐

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濕

南史曹景宗傳旱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并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震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阼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修謁是時魏軍攻圍鍾離蔣帝神報救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力焉凱旋之後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當時並目覩焉

此中有王有相

南史范雲傳嘗與梁武同宿顧暠之舍暠之妻方產有鬼在外曰丨丨丨丨丨

時時有彈指聲

南史傅縡傳縡雖强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為當世所疾及死有惡蛇屈尾來上靈牀當前受祭酹去而復來者

百餘日丨丨丨丨丨丨丨

三寸絹丹書日月字

南史蕭叡明傳叡明字景濟南蘭陵人也母病風積年沉臥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為之冰如筋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惟有丨丨丨丨丨為丨丨丨母服之即平復

枯桑君

南史蕭矯妻羊淑禕傳性至孝母嘗有疾淑禕於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丨丨丨曰若人無患令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

天女相偶

魏書聖武帝紀初聖武帝常率數萬騎田於山澤欻見輜軿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侍衛甚盛帝異而問之對曰我丨丨也受命丨丨遂同寢宿旦請還曰明年周時復會此處言終而別去如風雨及期帝至先所田處果復相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為帝王語訖而去子即世祖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

力微皇帝無男家

希思感夢 魏書宗室澄傳高祖至北邙遂幸洪池命澄侍昇龍舟因賦詩以敘懷高祖曰朕昨夜夢一老公頭鬢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問之自稱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對曰晉世之亂嵇紹以身衛主殞命御側亦是晉之忠臣比干遭紂凶虐忠諫剖心可謂殷之良士二人俱死於王事墳塋並在於道周然陛下徙御殷洛經瀍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嵇紹當是丨丨而丨丨高祖曰朕何德能幽感達士也然實思追禮先賢標揚忠懿比干嵇紹皆是古之誠烈而朕務濃於比干禮畧於嵇紹情有愧然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

請雨不驗鞭像一百 魏書南安王楨傳以旱祈雨於羣神鄴城有石虎廟人奉祠之楨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丨丨丨遂丨丨丨丨丨丨是月疽發背薨

狩山雲霧 魏書和跋傳時羣臣皆敦尚恭儉而跋好脩虛

礜貽曜於時性尤奢淫太祖戒之弗革後車駕北狩狩山收跋刑之路側妻劉氏自殺以從初將刑跋太祖命其諸弟毗等視訣跋謂毗曰灅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為産業各相勉勵務自纂脩令之背已曰汝曹何忍視我之死也毗等解其微意詐稱使者去奔長安追之不及太祖怒遂誅其家後世祖西巡五原回幸丨丨校獵忽遇暴風丨丨丨四塞世祖怪而問之羣下僉言跋世居此土祠冢猶存其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建興公古弼祭以三牲霧即除散後世祖蒐狩之日每先祭之

太山府君子　魏書段承根傳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熲九世孫也父暉字長祚身長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丨丨丨丨丨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

被虜

分為高崇妻魏書宋穎傳穎前妻鄧氏亡後十五年穎夢見之向穎拜曰新婦今｜｜｜｜｜｜故來辭君泫然流涕穎旦而見崇言之崇後數日而卒按鄧氏北史作劉氏

執杯酒似若獻酬魏書夏侯夬傳初夬與南人辛諶庾遵江文遙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之間耳脫有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歆饗及夬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夬靈前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夬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但無語耳時夬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即彊仆狀若被毆夬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瞋責僧明便寤而欣宗鬼語如夬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擿陰私竊盜咸有次緒

縮水脉魏書尒朱兆傳尒朱榮死也兆自汾州率騎據晉陽元曄立授兆大將軍爵為王兆與世隆等

定謀攻洛兆遂率衆南出進達太行大都督源子恭下都督史仵龍開壘降兆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從河梁西涉渡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己曰尒朱家欲渡河用爾作灅波津令為之｜｜｜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導道馬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渡

君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 魏書劉蘭傳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永平中為國子助教延昌中靜坐讀書有人叩門門人通焉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蘭曰｜｜｜｜｜｜｜｜｜｜｜理義長短竟知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出後蘭告家人少時而患卒

自稱湘女 魏書慕容暐傳有神降於鄴｜｜｜｜有聲與人相接數日而去

車騎聲從北門入 魏書禮志帝嘗於白登廟將薦熟有神異焉太廟博士許鍾上言曰臣聞

聖人能饗帝孝子能饗親伏惟陛下孝誠之至通於神明近嘗於太祖廟有丨丨丨丨丨丨殷殷轞轞震動門闕執事者無不肅慄斯乃國祚永隆之兆宜告天下使咸知聖德之深遠

暗相 北齊書神武帝紀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為奔走之友懷朔户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儁子如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酒烹羊以飯客因自言善丨丨遍捫諸人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又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飯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

青衣人拔刀叱 北齊書神武帝紀從榮徙據并州抵揚州邑人龐蒼鷹止團焦中每從外歸主人遙聞行

響動地蒼鷹母數見團焦赤氣赫然屬天又蒼鷹常夜欲入有｜｜｜｜｜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為異密覘之惟見赤蛇蟠牀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求以神武為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為第號為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住團焦以石堊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時遂為宮

陣外士馬四合 北齊書神武帝紀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忽被數騎將踰城至一大將軍前敕紹為軍導向鄴云佐受命者除殘賊紹廻視之兵不測整疾無聲將至鄴乃放焉及戰之日尒朱氏軍人見｜｜｜｜｜｜神助也 蓋

兩鼯絕白長出於脣 北齊書武成帝紀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之

壙絕之內忽有車軌之轍 北齊書後主紀癸丑祈皇祠壇｜｜｜｜｜｜｜｜｜｜按驗傍無人跡

不知車所從來

城隍神 北齊書慕容儼傳梁司徒陸法和儀同宋莅等率其部下以郢州城內附時清河王岳帥師江上乃集諸軍議曰城在江外人情尚梗必須才畧兼濟忠勇過人可受此寄耳衆咸共推儼岳以為然遂遣鎮郢城始入便為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禦備瑱等不能克又於上流鸚鵡洲上造荻蔟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絕城守孤懸衆情危懼儼導以忠義又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丨丨丨公私每有祈禱於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祐須臾衝風歘起驚濤涌激漂斷荻蔟約復以鐵鎖連緝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復以斷絕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為神助

神皆從行 北齊書陸法和傳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

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故也

回動輕漂有異生人

北齊書權會傳會本貧生無僕隸初任助教之日恒乘驢上下且其職事處多每須經歷及其退食非晚不歸曾夜出城東門鐘漏已盡會唯獨乘驢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因爾遂悶至明始覺方知墮驢之處乃是郭外繞家數里

白衣人

周書達奚武傳武之在同州也時屬天旱高祖敕武祠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禱祈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變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絕甘雨天子勞心百姓惶懼忝寄既重憂責實深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之所必須登峯展誠尋其靈異岳既高峻千仞壁立巖路險絕人跡罕通武年踰六十惟將數人攀藤援枝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晚不得還即於岳上藉草而宿夢見

一丨丨丨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祗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霑洽

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 隋書韓擒傳鄰母見擒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閻羅王擒子弟欲撻之擒止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斯亦足矣因寢疾數日竟卒

輿馬自止飄風旋繞 隋書周羅睺傳漢王諒反詔副楊素討平之諒餘黨據晉絳等三州未下詔羅睺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為流矢所中卒於師時年六十四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丨丨丨丨策之不動有丨丨丨丨丨馬絳州長史郭雅稽顙呪曰公恨小冠未平邪尋即除殄無為戀恨於是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嘆其年秋七月子仲隱夢見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

弓箭

刀劍無故自動見上

三童子 隋書王劭傳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柏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柏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丨丨丨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柏枝迴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一